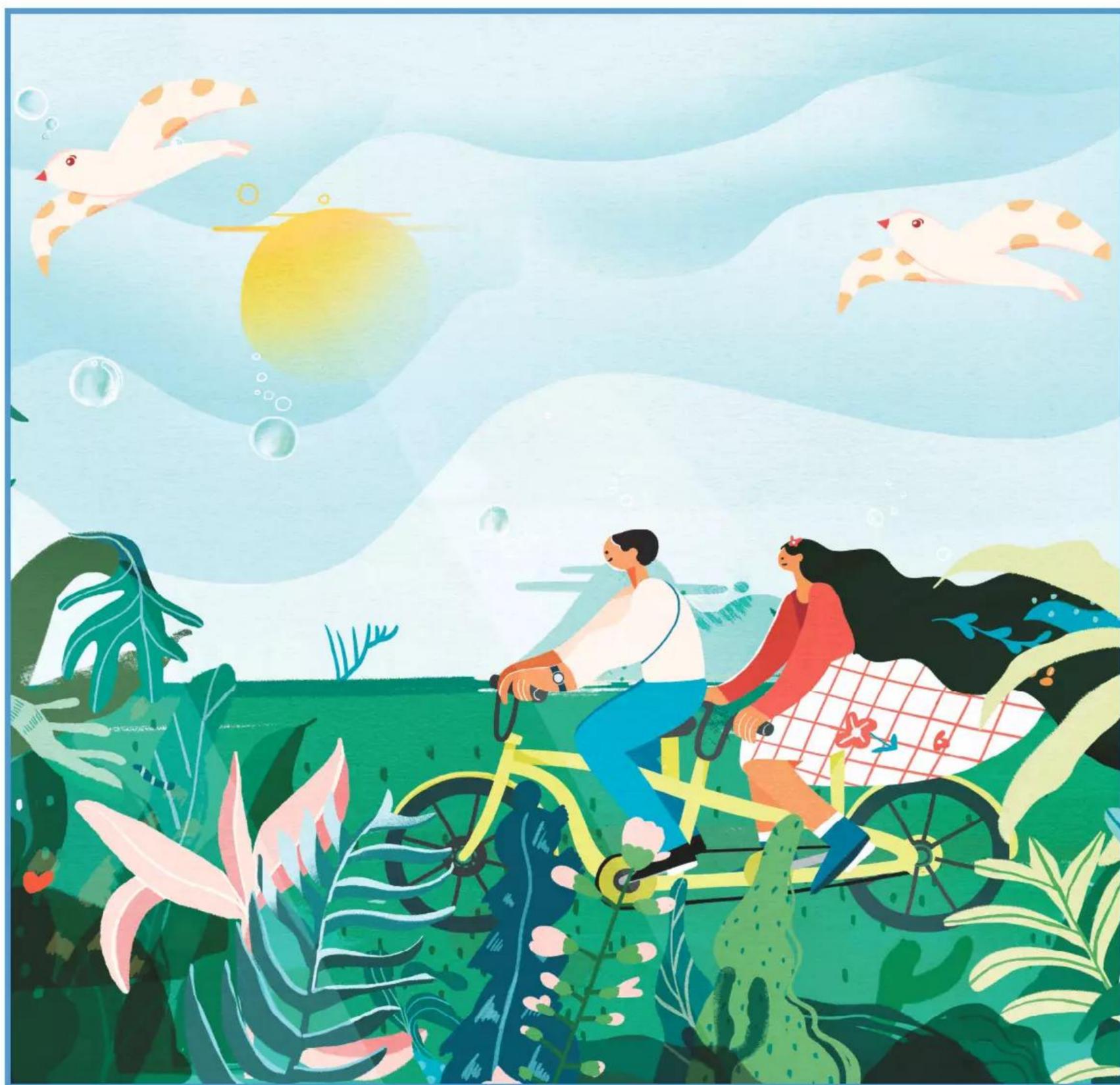


# 读者®

##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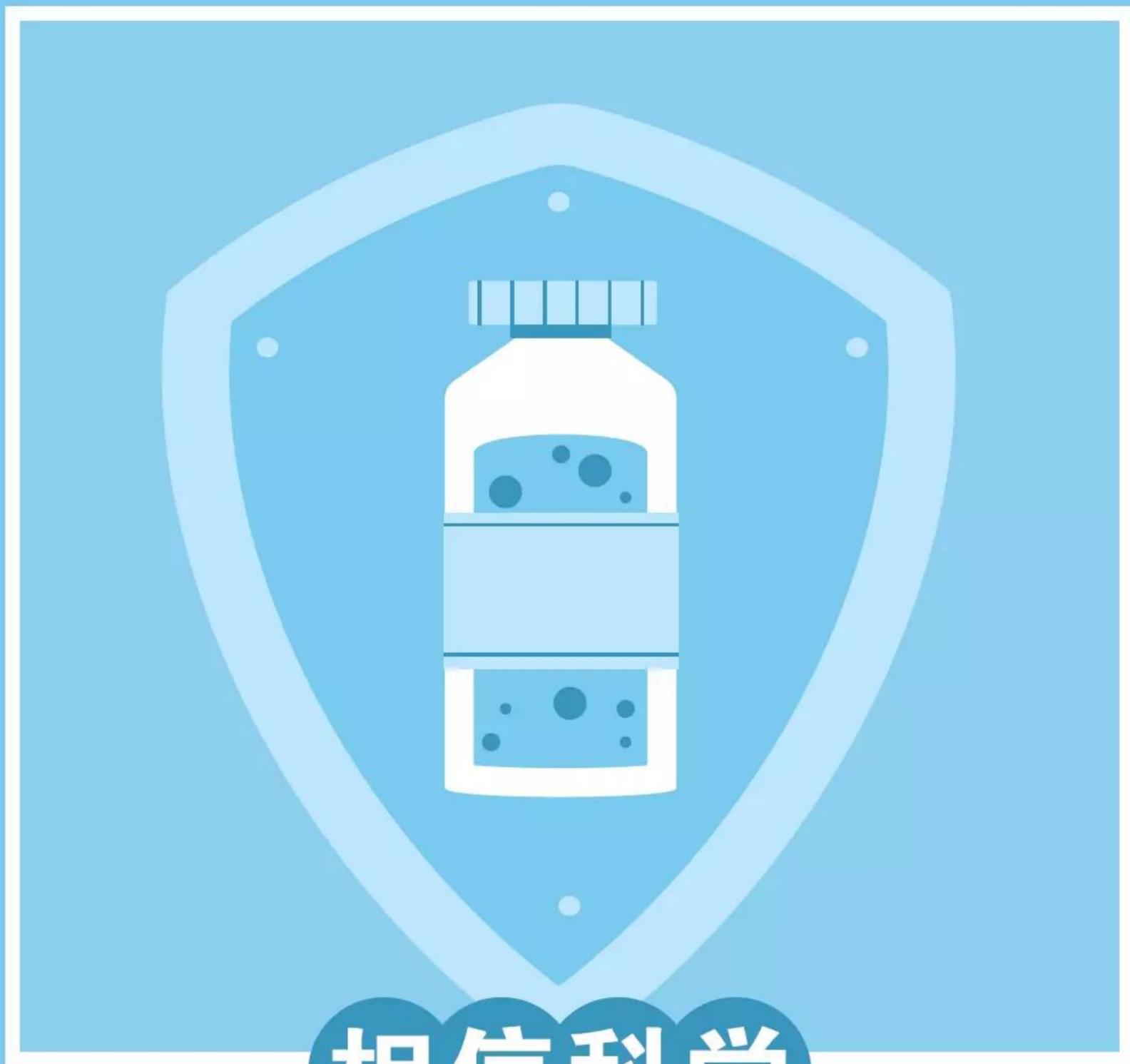


9 771673 327220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2022/03

邮发代号：28-221/三月上/总第231期



**相信科学**

**接种疫苗**

**战胜新冠**



弘扬社会公德

立家规  
传家训  
树家风

注重家庭美德

# 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地球家园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  
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  
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广告

# 破季订阅

世界宏大  
我们用纸页的温度  
记录每一份平凡感动  
每一份心动的美好  
留存温柔、欢笑、泪水和失去

欢迎订阅



年

## 《读者》（原创版）杂志

杂志订阅方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读者官方订阅平台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03-12-2018 BEIJING  
THE STRAWBERRY FAIR IN CAMBRIDGE BOYANG

2022

3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廿九	2 三十	3 二月	4 初二	5 惊蛰	6 初四
7 初五	8 妇女节	9 初七	10 初八	11 初九	12 初十	13 十一
14 十二	15 十三	16 十四	17 十五	18 十六	19 十七	20 春分
21 十九	22 二十	23 廿一	24 廿二	25 廿三	26 廿四	27 廿五
28 廿六	29 廿七	30 廿八	31 廿九			

《读者》(原创版)和你一起  
度过2022年的第三个月

## 剑桥的音乐节

有一次,在剑桥的音乐节上,我遇到了一支特别的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他们或是演奏,或是合唱。高亢的音乐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原来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很酷。在这个位于草坪中的简陋舞台上,爷爷奶奶组成的乐队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图 | 杨博

英国剑桥艺术学院绘本系硕士,插画师,并于北京服装学院任教。作品曾入选葡萄牙ILUSTRARTE 2018国际插画大赛、英国The Basford Prize 2018、韩国Nami Concours 2021短名单、意大利Bologna illustrators exhibition Finalist illustrators。代表作绘本《狐狸的朋友》。

广告

# 当天然呆遇上自然萌

“自然·萌”手绘动物笔记本



- 南非插画师Iantha Naicke, 独家版权, 国内首次呈现
- 裸眼3D趣味多多
- 10本不同名的“萌”, 小小心机, 包办你要的所有萌点



了解更多及订购请扫一扫

## 浪漫



瑕疵。

花束只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盛大背景下的一项小道具，但“绒耀之花”凝结的心意和巧思，令人感佩——花束常开，人性化且绿色环保；编织者获得劳动报酬，并为参与这一盛事与有荣焉；同时，冬残奥会花束主要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完成。

## 二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花合唱团的44个河北阜平山里娃登上舞台，戴着虎头帽，穿着虎头鞋，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

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那些生机勃勃、面带微笑而放松的孩子们身上，这就是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的，新时代，我们向世界讲出的中国故事。

这个故事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蕴。

河北阜平县马兰村曾是《晋察冀日报》社旧址所在地，社长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曾在马兰村一户农家被寄养3年。2004年退休后，邓小岚回到马兰村，义务为孩子们上课，教他们音乐——在她看来，音乐滋养心灵，润泽童年。

由于交通不便，300多公里的路程，最初她要走差不多12小时。为学校盖起教室，募集、置办乐器，教孩子们演奏、演唱，成立马兰小乐队，创办国内首个儿童音乐节“马兰儿童音乐节”……

音乐，不仅给这里的孩子带来快乐，也为他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18年来，马小岚带着一批又一批老区的孩子走出大山，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演出，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也吸引了张艺谋及北京冬奥会的主创团队。

## 三

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联的故事，放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有了一种迷人的羁绊。

最好的时代，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被看见、被发现价值的时代。

绒耀之花和马兰花合唱团，只是奥运盛事的一个小小的切口，却生动展现了“一起向未来”的浪漫。谁又能说，它们不是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一种诠释呢？

文 | 刘燕

## 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颁奖花束“绒耀之花”，不同于常规的鲜切花，而是全部采用海派绒线编结技艺钩编而成的。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所用花束1251束，累计花材16731支。“这些绒线花永不凋谢，全国各地的编结手工艺人与编结社团共同织造了这份中国人的浪漫。”

想象一下，要为奥林匹克盛会奉献出这份浪漫，所花费的心思，真的不简单。

要设计——用哪些花，各有什么寓意；选用什么样的制作材料，如何造型；如何拆解制图，化繁为简，让复杂的制作过程形成相对标准的流水化操作。

要培训——一枝一叶全由手工制作，每片花瓣的数据误差不能超过0.5厘米；花束的形态、针脚松紧程度都有严格要求；为力求精准及提高效率，每个编结社团只负责制作1至2种花材，花束制作老师要为遍布七省市的编结者录制视频或者线上授课。

最浩大、烦琐的工作，是钩编。一针一针，不松不紧。一朵玫瑰有10片花瓣，编结一片花瓣需要20分钟，再加上3片叶子和花茎，需要一位编结师耗费至少5小时。

之后，要质检，要组装，还要再次检查，确保每一束花都没有

# 读者原创版

2022年3月上 总第231期 本期3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 - 3274

CN 62 - 1190 / Z

国内邮发代号: 28 - 221

主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编 刘燕

责任编辑 刘燕

编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崔娟 高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制版 万洁

电话 (0931) 8773388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 [duzheyc@duzhe.cn](mailto:duzheyc@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原

编辑 许国斌 蒋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 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袁枫 冯璐 李磊

电话传真 (0931) 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茹

电话 (0931) 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 4524528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 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京东



官方天猫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 除有注明, 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0.00 元

## 目录

### — 开卷

05 | 浪漫

刘燕

### — 特别报道

20 | 人间博物馆

樊北溟



### — 人在旅途

17 | 严将军

蟠桃叔

62 | 周嘉鹰: 文武双全的“宝藏女孩”

木小六

### — 心的对话

30 | 用力过猛的爱

赵奋斗

54 | 原来, 没有我也可以很好

巫小诗

### — 城南旧事

10 | 春分纪事

王选

52 | 乌龟市的烩面

曾颖

58 | 村里来了风匣匠

刘水清

### — 黄昏菩提

56 | 雪中的道路

贾想



### — 笔端流云

14 | 母亲们的味道已消失在夜空中

刀口

49 | 春天的风会吹来

沈书枝

66 | 春风推拿谁家院

李丹崖

### — 无关风月

64 | 轮渡

快乐盒饭

70 | 斐济不 NG

葱花薄荷



## — 百家杂谈

- |                  |      |
|------------------|------|
| 34   微距明星        | 高东生  |
| 46   有时候，撤退是一种进攻 | 格桑亚西 |
| 60   越笨越聪明       | 王伟   |

## — 专栏

- |                         |        |
|-------------------------|--------|
| 36 漫绘敦煌   穿越千年的“时装秀”    | 王琳 鱼自于 |
| 39 咖啡拾光   何处可停泊         | 童铃     |
| 42 管理一生   没人离开过隐贤       | 林特特    |
| 44 四时佳兴   柳枝            | 南在南方   |
| 72 独门秘籍   人生啊，缓缓行来，容得花开 | 叶倾城    |

### 文化瞭望

- |           |           |
|-----------|-----------|
| 08   最话题  | 68   书房   |
| 13   思想碎片 | 69   光影流音 |
| 38   笑场   |           |

封面 \ 绿意春行 \ 视觉中国 供图

## 征稿启事

- 1.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 2.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 3.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 4.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duszheyc@duszhe.cn
- 5.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 声 明

- 1.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 2.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 3.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 那位教会我 XX的音乐人

TOPIC



本月最佳

**任洪亮：**1994年，正值备战高考的我无意中听到了吴奇隆作词并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高考的巨大压力瞬间随着轻缓的曲调一扫而光，我就像在沙漠之中遇见一小片绿洲，满血复活了。至此，这首歌伴随我走过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想来，自己在事业上能步步顺利也正是这首歌给我信心、给我能量，让我勇敢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战胜它、跨越它，直至抵达幸福的彼岸。在每次聚会、离别的场合，我都会选用此歌送上衷心的祝愿。2022年恰是我儿子高考之年，我想把这首歌唱给他，希望他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昭昭：**我的故事有些许不幸，我后来明白，原来，经历过真正绝望的人，才会明白自己的勇气有多么大。周杰伦在《蜗牛》中唱道：“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他的歌在我每一次遭遇苦难时都能给我希望。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人生的风浪。

**淼淼：**那位教会我努力的音乐人叫胡彦斌。他曾经说过：“《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次拍一家做酒香草头特别好吃的老店。人家问老婆婆这道菜如何做，老婆婆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买第一批菜，买十斤草头，挑中间的三两，你会觉得不好吃吗？”我想他的每一首歌都有着“四点半的三两草头”的精神，他也是我心目中文武双全的“宝藏音乐人”。

**楚铮：**凤凰传奇的音乐早年间被人笑称为“农村重金属”，很多年轻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他们的歌，显得自己也太不时尚了。但他们没有因此而退缩，不断推出好听的歌曲，并且逐渐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更让我佩服的是，无论外界怎样调侃曾毅只会“呦呦呦”，两人仍旧在一起合作，不受舆论的摆布。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深厚的友谊，还有两人对组合的精准定位和对音乐的执着。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uzhe.cn](mailto:ychuati@duzhe.cn)，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 最话题

**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起音乐人老狼，想必很多“80后”“90后”最耳熟能详的还是那首《同桌的你》，而他的那首《虎口脱险》却陪伴我走过了人生的低谷期。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感觉这首歌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每一句歌词都能引起我情感的共鸣，抚慰我的心灵，带给我走出困境的勇气和毅力。蓦然回首，那段灰暗的时期距今已十年，每当我再次听到这首《虎口脱险》，那段岁月和当时的心境总能像人体免疫系统里记忆细胞的二次免疫一样被瞬间激发，带给我战胜困难的无限力量，这首歌俨然成为我人生路上的“冲锋号”。

**林郁：**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周杰伦”。上学时，如果学校广播里放了周杰伦的歌，那我一定一整天都开心得不行。前几年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在最后一首《七里香》全场合唱中，演唱会落幕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也很失落。可能是以前总觉得自己青春无敌，但其实青春早就在一首首歌曲里面悄然流逝。想起以前懵懂时喜欢过的人，一起奋斗过的同窗好友，一起深夜谈心的体贴室友，都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周杰伦的歌却一直陪着我，教会我成长。

**Yolanda：**第一次听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在去学校的火车上。这首歌是毛不易为纪念妈妈所做的，“一荤一素”是妈妈给他的爱，也是他对妈妈最真实的记忆。他在歌中唱道：“太年轻的人总是不满足，固执地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而我是在离家2000公里、远离父母的唠叨与关爱后，才听懂他所唱的。毛不易用简单的旋律和低沉的嗓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低调、温和地站在舞台上，淡淡地唱着自己的歌，像一位温柔的朋友，陪伴我度过孤独的日子，给我温暖和力量。

**梁建苹：**那一年高考落榜了，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我的心里满是凄惶无助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一天，在收音机里听到了Beyond的《光辉岁月》，歌词中一句“自信可改变未来”给我的内心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我对母亲说要去复读。感谢母亲对我的支持，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在一个沿海城市从事船舶设计工作，生活安定。◆

## 下期预告

无论那时生活于厂区家属院、四合院、开放的街道或是渔村小厝，甚至是百里内只此一个的草原蒙古包中，童年时光永远是我们最为深刻的记忆，或许就是它决定了我们会过着怎样的一生。回溯童年时，晚饭后或是周末的下午，你在做什么？2022年第4期最话题：童年的大院时光。2022年3月5日截稿。

“生活”这个词语犹如浩瀚宇宙一般包罗万象，无边无际。但无论是“生活在别处”，或是“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它总需要一些具体之事才能描述得清。他人之口，自己的心，我们皆能听到大生活中的小故事。2022年第5期最话题：对于“生活”的最好讲述。2022年4月5日截稿。

## 春分纪事

文 | 王 选



苏轼给惠崇所画《春江晚景》题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是北宋大画家，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春江晚景》现已不存，但苏轼之诗以文字形式，留存了这份春意。幼时读此诗，虽囫囵吞枣，但摇头晃脑、闭目吟诵间，总想起这一处场景：村内有一池塘，在村庄下端，蓄水所用，我们叫坝堰。坝堰边上，有一户人家，墙外栽大片竹林，颇为浓密，间或几株桃树。春分时节，竹下雪已化掉，泥土濡湿至发黑，竹叶绿到发黑，如泼墨画一般。桃花开了，稀稀落落，带着粉，点缀于枝丫间。一侧坝堰内，水面冰层已退尽，水也绿，绿得凝重，如一块璞玉。不知谁家鸭子，三五一群，在坝堤岸

上扑打了一番翅膀，而后踩着青泥，在水边跃跃欲试。跟美人入浴一般，它们也是先试水温，用手撩拨在肩头、胸口，打个激灵，才一点点晃进去。坝堰中的水，冷暖几分，真是鸭先知。

我老家麦村高寒，海拔1800米左右，同等气温和城里相差月余。到春分，城里已有人迫不及待地穿起短袖招摇过市；玉兰、梅花、李子等，开了一半，落了一半，桃杏之花自然早早凋谢了，花柄上举着米粒大小的果实，毛茸茸，楚楚可怜的样子。而在麦村，人们脱掉棉袄，毛衣还得穿着，早晚冷。山野依旧一派沉寂，草木冒了新芽，可藏于枯叶间，不拨开细看，是难以发现的。不过，野桃花正开，山巅、地头、路边、沟底，零零散散，一株两株，各自安好，互不往来。若往来，也是隔着春风，打个招呼。野桃树长不大，一人高，年年那般。它们是懒得长吗？花也并不繁密，白中带粉，像从冬天赶来的女子，一路奔波，气喘吁吁，脸色煞白，待休息片刻后，脸颊多了几分红晕。

我跟着父母下地，桃花在不远处招着手，说，春天好。我也招手，说，春天好哇。那时，春天正好，阳光正好，天也正好，蓝如大海，卷起白云，如细浪。

父母在地里忙活，多是修补地埂、撒农家肥，给春播做一些准备。我偶尔帮手，但还是以玩

耍为主，诸如往远处抛掷土块、捡一条破旧地膜迎风举着、从土崖里抠出一颗蜗牛壳、挖开鼯鼠洞穴后朝里撒一泡尿、在草坡上点一把野火，等等。偶尔也能挖点儿荠荠菜。

荠荠菜是春天醒来最早的野菜吧。

靠地埂处，向阳，暖和，荠荠菜从土皮里挤出来，齿状的叶片，一层又一层，如花瓣一样重叠着，铺在地上。虽不是那种葱绿，甚至带几分纤弱，可在满眼枯燥的初春，亦很亮眼。连根剝掉荠荠菜，根须白嫩，一点儿不黏泥带土。把荠荠菜装进衣兜里，装不下，直接脱掉衣裳，包起来。

带荠荠菜回家。摘掉根须，清洗干净。可凉拌。开水微焯，捞出，过凉水，再捞出，捏干水分，简单切一下，入碟，放盐、蒜末，淋醋，最后浇小半勺热油，搅拌后，即可食用。幼时家贫，冬天仅有洋芋、干葱、卷心菜，吃了一冬，口中早已寡淡至极。忽见饭桌上多了一份绿菜，很是欣喜。夹一筷入口，微苦，但很是鲜嫩，齿间生香，仿佛十里春风带着盛大花事和浩荡绿意从舌尖赶来。那一天，主食是玉米面拌汤，我是极不喜欢喝的，但因有一碟荠荠菜，多喝了半碗。

荠荠菜还可做汤。烧好鸡蛋汤，撒上荠荠菜，明黄鲜绿，清香可口。也可包饺子，但母亲许是

觉着烦琐，没有包过。有些地方也会用它炒鸡蛋、炒肉，甚至做春卷，但我都没吃过。凉拌就很不错了，再复杂，就喧宾夺主了。

## 二

很多时候，我并未跟父母下地。春天里，周末，我去找小伙伴。我们相约去梁顶。梁顶多酸刺，密密实实。酸刺也叫沙棘，耐干旱，在麦村生长得也极为旺盛，成片地长，最后织在一起，人难以通行。野鸡、野兔钻进去，屁股在草丛中扭两扭，蹭出一个坑，便是窝，生儿育女，安全且舒适。酸刺果秋天成熟，熟后为橙色或橘红色，一颗颗果实挤在枝条上，一串一串，糖葫芦一般，阳光照着，很可爱。忍不住，摘一颗，进嘴一咬，会有黄色汁液流出，无比酸。是真酸，酸到流口水那种，酸到看一眼就觉得已经很酸的那种。有些地方，酸刺果会被采去做沙棘汁，我们知道酸刺果能做沙棘汁，但我们不会做，也没有贩子来收。酸刺果挂在枝条上，一场霜，又一场霜，落了大半，有些被山鸟啄食了。总有一些鸟不怕酸啊。

我们找到一片酸刺林，密实、避风，且安静，用棍子打一个洞，清理完毕，拔一些枯草铺进去，再捡一些废旧地膜，糊顶棚一般，把洞“糊”起来。于是，一个能容纳五六人的“房子”便“修筑”完成了。若人多，我们可

以“修筑”好几个，保证大家都可“住下”，也方便互相串门。“房子”很是狭窄，不能直腰，得猫着腰进出。进去后，坐在枯草中，很绵软、暖和，总让人想起我家孵小鸡的鸡窝。旧地膜已发黄，且丝丝缕缕地挂着，营造出一种怪异的氛围。在“房子”里，我们搬来土块当电视，我们玩扑克，我们吹牛瞎编，我们分食一袋方便面，我们躺着看黄色“屋顶”漏下来的光，我们谋划一场远行，等等。

春寒偶尔返身而来，我们的“房子”依旧温热。有时，也有野鸡、野兔借宿，也有猎人歇脚，还有破坏分子潜入捣乱。后来，天渐热，“房子”里开始闷热，不宜久坐，加之农忙，我们便不能常去光顾了。我们的“房子”在风雨摧残和青草遮掩中，破败不堪了。

在春分前后，我们还会折一截儿白杨皮，拧个“咪咪”，如哨子一般吹着。其实拧咪咪最好的时节是清明，那时枝条柔软，树皮和木头之间多了水分，容易拧掉，但我们迫不及待，要在春天吹响第一声哨子，那样，我们的体内才会发芽，我们的骨头才会生长。

拧咪咪，最好选白杨，柳条也可。找一截儿小拇指粗细的枝条，折断，去梢，掰掉嫩芽，折断处将皮剥起一点儿，而后左手握紧枝条，右手顺时针旋转，力道

得控制好，一寸寸拧下来，抽出木头。木头可真白啊，而且黏着汁液，光滑、黏手，拿着把玩，很有意思。拧掉的树皮已成空管，用小刀割成段，指头长短即可。一端用指甲抠掉表皮，稍捏扁些，形成一条缝，咪咪便做成了。

我们嘴里含着咪咪，在田野间奔跑、打闹。我们的嘴里，有白杨木的苦涩。这苦涩和荠荠菜的一样，和陇中高原的生活一样，和对面山上牧羊人的秦腔一样。咪咪的响声连成一片，或清脆，或明亮，或低沉，或破裂。我们身后，扬起漫漫黄土，像扯着一条条尾巴。我们身后，春天有一万个秘密正在被解开。

### 三

若我们不去酸刺林的“房子”，也不去拧咪咪，那我们去放风筝。父母是顾不得为我们做一只风筝的，我们也没有风筝可买，只得自己动手。春风的长手臂扯着我们的袖子，怂恿着：来放风筝啊，来放风筝啊。

我们找来扫帚，抽出竹竿，用菜刀一劈四瓣，但我们总是劈不均匀。粗细不等的竹片被我们扎成“王”字。我们只会做这种风筝，简单。至于电视上、书本上的风筝，诸如蝴蝶、蜻蜓、燕子、孙悟空，即便我们把脑汁耗干，也做不出一只像样的。有时，我们会从炕上的席子里抽出几根竹篾。竹篾柔软结实，粗细均

匀，扎出的骨架轻巧。可竹篾抽出后，炕席便露出一个窟窿，父母看见，多是一顿责骂。扎好骨架，找来报纸，报纸也不多见，只得撕掉配套练习册，用吃剩的玉米面撒饭糊上去，然后提着毛笔，在上面涂抹一番，算是绘制了。最后，找来母亲纳鞋底的线，或者姐妹的红头绳，拴在风筝上。风筝还没干，便迫不及待吆喝小伙伴去放了。

我们来到梁上，梁上春风长，一吹二三里。我们一人举风筝，一人牵线，迎着风使劲跑，使劲跑。风筝起来了，晃晃悠悠，如蹒跚学步的婴儿。一点点，风筝升高了，刚到一棵杏树那般高时，左右摇摆起来，再一牵引，一头栽下来，挂到槐树上了。剩下的时间，只得攀上树取风筝。槐树刺多，待费了好大工夫取下来，肚皮被树杈蹭破了，手背被刺扎烂了，而我那可怜的风筝，已被树梢刮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骨架也折了。它耷拉着身子，不再是一个“王”。

往后的日子，我都在修补一只破风筝，可它再也无法完好如初，如同我们的生活，总是漏风，总是难以缝合。我找来新的竹篾，甚至找来新的纸张，但我没有再试图做一只新的风筝。我知道，有些风筝，飞着飞着，就远去了；有些风筝，飞着飞着，就不想飞了。接着，春天就过去了，夏天来了，风变得臃肿而沉闷，再也

无法托起一只风筝，再也无法把一个人送到童年的山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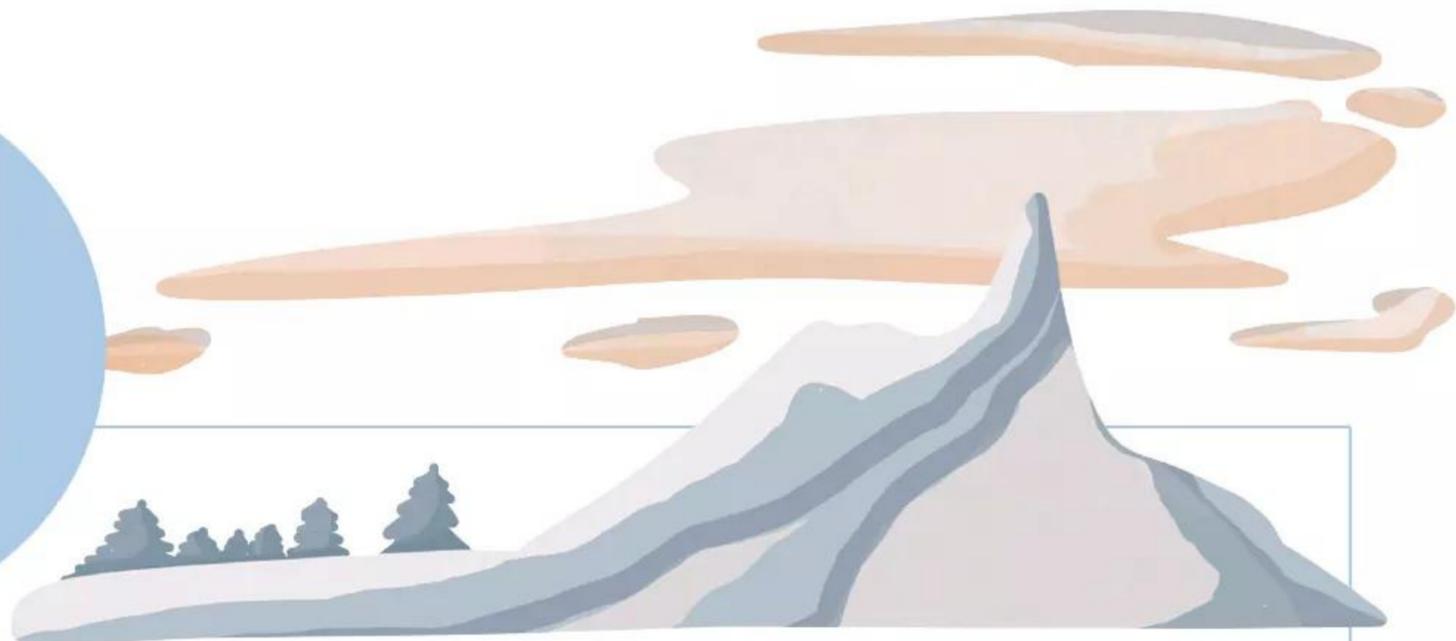
没有风筝的日子，我们日渐迟钝、油腻，被生活的绳子拴住脖子，牵到城市，在高楼和车流间被放飞，但我们再也飞不起来。轻盈，只属于故乡和童年。

如今，在钢筋水泥堆砌的森林里，在庸碌无为、混混沌沌的时间里，我们唯有在纸上寻找春天，唯有在网上妄谈节气，唯有在昼夜平分的日子，念叨起刘长卿的“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甚至翻出旧年的诗章，以慰风尘。

就让我们平分春色吧  
你是山坡的梅 我是溪水的鱼  
我把草木之心交付与你  
让三尺黄土裁一匹新绿披上你枝头  
这一天，日月是一把牙雕的曲尺  
量出了我们的爱 不曾增减  
这一天，梅的花瓣长成了鱼的轻盈之翅  
鱼 吹红了梅薄薄的腮  
就让我们平分春色  
平分这三月的雨滴、鸟鸣和瓦檐挑飞的秦州城  
我们多像两个羞涩未褪的孩子  
临别时把彼此的心颤巍巍掰成两半，互相交换

# 思想 碎片

REMARKS



作为亲历者，这十几年走过来，我自己和国家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可以用简约的方式呈现开闭幕式，让全世界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认为这次冬奥会开闭幕式跟2008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自信，我们放下了包袱，完全放松自己才可以浪漫。一晃十几年，时光的重叠中，国家和我们都不一样了。这是中国人对于国家发展、对于国家越来越好的一种深切感情。

——冬奥会闭幕式结束后，张艺谋谈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不是我在料理植物，而是植物在料理我。

培土，拔草，浇水，晒太阳。

不是别的，是我的心。

——作家沈熹微

很多人问过我，做职业写作者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其实不是自律，而是阅读——大量的、广博的、日复一日的阅读。读得不够多，就绝对写不出来。也因此，写作的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无论你多么向往别人的热闹与精彩，如果想要稳定持续地写出东西，你就必须把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用于孤独、专注的阅读。

——作家王欣

“人生”这两个字，就是“欢声”同“泪影”四个字砌的。任何人，无论你昨天多风光，无论你昨天多失意，明天起身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个人，生活下去，明天总比昨天好，这就是人生。

——著名导演、演员楚原去世，享年87岁。2018年获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时，楚原导演的获奖感言触动众人

竞技体育之所以能成为庸常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所

在，并不是因为要争夺奖牌和冠军，而是一群在某项身体能力上拥有绝对天赋的人，代表着我们人类，向那些看似亘古不变的、不可冒犯的法则，发起一次次不可能的挑战，所有努力或许终将失败，但这却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动力与恒心。

——网友观日本花滑选手羽生结弦有感，称他“让我明白了奥运口号为什么不是‘金牌、银牌、铜牌’，而是‘更高、更快、更强’，还有现在的‘更团结’”

你要学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自我排解，而不是依赖倾诉，因为一旦倾诉完得到的不是想要的回应，心情会更加糟。就像抽奖，大多数时候得到的只是“烦恼加倍”或者“谢谢分享”。

——网友@野小合

随着“考研热”层层升温，高分的定义不断被更新。仅以文科专业为例，以前380分就算是很高的分数，400分更是一大关，几乎凤毛麟角。但如今，400分遍地开花，最高分甚至被推至430分。

——据公开数据，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在各种现实考量下，不但应届生基数庞大，许多原本打算留学的人也开始转换战线

每当我对时事忧心忡忡，但心有不逮时，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更多地爱你的家人，做好当下的工作，对遇到的每一个人传递善意与祝福。不要抱怨，不要放纵，更不要陷入绝望。一如笛卡尔所言：我不求克服命运，只求克服欲望；我不求改变世界，只求改变自己。

——法学教授罗翔

池子 | 辑

# 母亲们的味道 已消失在夜空中



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们，大多已去了天上。

她们的味道，在我看来，更多的就是咸菜的味道。这是一代代重庆母亲的传承，到今天，断了。在春节满桌的甘鲜甜腻中，咸菜，上不得台面，却久藏于几代人心底。

按母亲的要求，只买白萝卜和青菜头。

菜堆边立一黄脸大汉，大声吆喝着，见我等小崽儿来买，也不上秤，直接上手，三下五除二就装满一背篋。收钱则看他的心情了，有时喊3角，有时喊5角，没个准儿。

即便如此，也算便宜。圆白萝卜和青菜头，折算下来才1分钱1斤，因为装满一背篋，至少有30斤。那时的钱也真值钱：小面8分钱2两，烧饼3分钱1个，印豆糕3分钱3个，新鲜猪肉7角7分钱1斤，大米1角4分钱1斤。能花3角钱弄一背篋蔬菜，也算生活给穷人的馈赠。

背菜回家是个力气活儿。

我也不知道背篋里的菜有多重，反正越背越重。从大溪沟河边开始爬坡，经过人和街小学、大溪沟电厂、水厂，钻进通往龙家湾的小巷子。龙家湾的崽儿们特别“野道”（霸道），还

好，他们对我等背菜的小崽儿基本会高抬贵手，最多拿走一个萝卜或一个青菜头。

过龙家湾，上坡，歇气。右手岩坎下是嘉陵江，江上木船如梭，船工大声喊着号子，听着怪怪的，未曾想数十年后竟成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川江号子。

歇过气，背起菜过小巷，到今天的曾家岩书院，过周公馆，抵达团市委。穿过团市委的坝子，下长长的石梯坎，抵红砖二宿舍。到家。

第一次背菜，搁下背篋后，发现肩膀被篋条勒破。后来多背几次，肩膀就皮实了，以至后来到了云南支边，生猛时，也能挑起200斤走三五里。当然得换肩。

切菜也是个苦活儿。每一个萝卜或青菜头，必须先切片，再上一刀、下一刀，切成条状，但不能切断，有点儿像切腰花，但更粗犷些，方便晾晒。

冬至后，我开始做咸菜。如今网购那么发达，啥东西用钱买不到呢？自己做咸菜，耗时费力，疯了吗？

没疯。世间有些事，并非仅为满足口腹之欲。沉浸其中，你会找到少年时的感觉。它的好奇、冲动和幻想，绝无老成、稳当和彷徨。

我喜欢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啥都想试、也敢试的年龄。按重庆话说：小崽儿太干翻儿（顽皮）了，天花板上都能留下脚板印了！

母亲要收我的脚板印，逼着我学做咸菜。

要做，就得先去买菜。

冬天，嘉陵江畔的大溪沟码头泊满从上游下来的木船。河滩上，蔬菜堆成小山。主要是白萝卜、红萝卜、胡萝卜、青菜头、包包白。

冬天的重庆几乎无太阳，只能靠风把它吹干。

那时我婆婆（奶奶）尹庆碧还健在。母亲上班不在家时，她就教我切菜。一背筲菜几十斤，切得手都打泡了，还切不完，就像走在隧道里，看不到光。

牵上麻绳，将切好的菜挂上去。麻绳就沉甸甸地往下坠。终于，当窗台上和走廊里挂满成果后，到处飘荡着浓浓菜香。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一天天吹过。风，可以改变很多。无论萝卜条还是青菜条，在风中一天天蔫缩。我眼看它们脱水、起皱、变丑陋，却不知咸菜的香已浓缩在那不起眼的巾巾吊吊（方言，指是挂着的条状物）中。

很多年后做了记者，去涪陵采访，见冬天的乌江边，无论田间地头还是屋檐下，都挂满青菜头。问农人，才知它们也要靠乌江河谷的风吹到一定程度，才能入厂做榨菜。

渝东的风，吹了几百年，吹出了川人咸菜和榨菜的世界。

今天的榨菜，还在风靡世界；咸菜，却渐次退出舞台。

这是宿命，也是味蕾的选择。

## 二

在我跟着母亲学做咸菜的少年时，偌大重庆城，无论曾家

岩、上清寺、沙坪坝、观音桥，抑或解放碑脚下的依人巷、江家巷和小米市，只要是人烟稠密的居住区，就能看到无论窗台上、走廊里或有限的地坝边，都有人晾晒咸菜。

路过，能闻到干焦的菜香。

那时肉少，凭票，每月每人1斤，因此很少见到谁家腊月里做香肠、腊肉。咸菜，却是很多人家要做的。

原以为川人好食腊肉，后来才知乃鲜肉无法储藏。农人杀年猪，一年就捅那么一刀，肉咋保存？只能盐腌后挂灶台上烟熏，还要佐以柏树枝或柑橘皮等，熏得黄桑桑的或漆麻子黑的，可保存一整年。来客时，割一刀，洗净，蒸煮，再红白相间切一碗，下锅爆油，放姜片和蒜苗再炒，起锅入口，那味儿，让人灵魂出窍。

故，“推豆花，煮腊肉”在巴渝民间，是一桩很隆重的事。

咸菜就没那么隆重了，但内涵复杂很多，盖因一个字：穷。

今之年轻人见老辈们喜食咸菜，以为是口味重。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物质匮乏年代，蔬菜只能种那么几季，一旦过了季，科技还没进步到能反季节种植，你总不能天天用豆瓣下饭嘛。

咸菜（包括泡菜），充任了下饭菜。

再则，我少年时，大人们都

拿死工资，很多家庭到月底时钱就扯不拢了，得找人借个三块五块的，发工资后赶紧还。以至于菜市场上有新鲜蔬菜也买不起，或买得少，咸菜就成了餐桌上的重要角色。

穷，也创造了母亲们对蔬菜的有限开发。

譬如“狗钻洞”。重庆苦夏，时长，一般家庭多以吃水藤菜为主：中午把叶子炒来吃了，梗子得留着；晚上把梗子切小段，将黄豆炒后用开水激一下，放上胡辣壳与梗子合炒，黄豆多钻入梗子里，下稀饭正好。如果再从泡菜坛里抓一把泡豇豆，或从倒扑坛里抓点儿冬天做的萝卜旋（干）或青菜头，拌点儿油辣子，那就是顶好的了。

当然，如果还能敲上两只皮蛋，佐以炭火烤的青椒拌了，便有了在天上用餐的感觉——还吃皮蛋？你做梦去吧！

咸菜，伴随多少重庆人走过了春夏？我不知。

我只知我们那一代人，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很多人的每顿、每天或每周，至少要吃一筷子咸菜，它给味蕾刻下了记忆，恒久而绵长，再难抹去。

及至作为“新三届”的我由重庆六中启程到云南边疆讨生活，野火孤灯、万籁俱寂时，想的就母亲做的饭菜。回锅肉、蒸烧白不敢多想，免得口水长流，

就想想萝卜旋吧。记得母亲做回锅肉时，肉爆出油后，即呈灯盏花状，用锅铲把肉抵去一边，让油亮出来，搁豆瓣、甜酱，放入青海椒和萝卜旋再炒。待萝卜旋浸透油后，才将肉回铲继续炒，最后搁蒜苗。蒜苗切斜刀，入味。

起锅前，喉咙管便伸出了爪爪。先吃肉，时人称“拈闪闪”。闪不到几下，肉尽，再将蒜苗和萝卜旋混合着拈，入口，味不输肉，盖因油已浸透，萝卜旋的脆爽和蒜苗的清香，让米饭遭殃。

蒸烧白，则须萝卜缨子晒干的盐菜打底。当烧白蒸得软糯后，碗底的盐菜也浸饱了油。特别在秋风起时，熬过一个苦夏的人们大多黄皮寡瘦，亟待有点儿油水补充，于是，各家的母亲们各显神通，把手里仅有的那点儿肉做出至今仍能入梦境的香甜。

每一滴油水都不会放过，哪怕用开水涮尽碗底，也会一口喝干。绝不担心“三高”，街上也很难见到胖子，偶然见到一个胖子，也绝不是《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而很有可能是炊事员。

在那少肉的时代，偶然的牙祭和吸足油的咸菜，让多少人记住了故乡和童年！

### 三

当麻绳上的菜已风干，母亲就教我做咸菜。

先用滚水洗，至少洗三

道。洗的过程，一是去污，二是“发”。有些吹得太干缩的菜条，经滚水发后回弹，入口才弹牙。最重要的工序是放料：盐，2角钱1斤；花椒，3角钱1两；白酒要票，常去买农民的“八搭二”（8角钱搭2斤粮票，可换1斤酒）。

母亲让我依次将盐、花椒、白酒搁入装着咸菜的大洗脸盆中，再用手使劲和。和之前，叮嘱要把手打肥皂洗净，“不然菜会生霉发酸”。和，是为了将盐、料均匀混入菜中。当花椒和白酒刺激出咸菜生涩的香味时，母亲说可以装坛了。

坛即倒扑坛，肚大口小，将咸菜一层层码入，压紧，口子用粽叶封，加衬竹篾条，再把坛子倒过来，垫上接水盘。

接水盘续水后，就将咸菜与空气隔绝了，咸菜中的涩水则可汨汨浸出。

时光侵咬，乳酸菌发酵。黑暗中密封的咸菜有怎样的变化，我不知，只知若干时日开封时，满屋奇香，至今尚未消散……这是那一代母亲给子女们留下的味觉遗产。在重庆，有多少人吃着母亲的咸菜长大？

记忆浸入骨髓，哪怕走遍千山万水，哪怕我曾在云南兵团8年，仍好那一口。

今天，那一口基本找不到了。有的农人有时还做，但多做成了咬不动的老梭边。

榨菜仍是有的。曾买来榨菜坨切片，熬豆芽排骨汤，那个咸呀，好像盐船打翻了；也买过鱼泉榨菜和乌江榨菜，小包装，不咸，但味精重、微甜、微辣，适合加班加点的年轻人。

它虽是咸菜，却没有我想要的味儿。

只能自己做。做好自食，也分享，朋友们都说好，说能从中找到童年。我知道这是客气。

味觉，随时代变迁。因穷、因肉菜短缺而兴旺的咸菜，正退出舞台。曾经精于此道的母亲们多已远行，曾经好这一口的少年也正老去，年轻的一代，有更适合他们佐餐的菜肴。乃幸福，乃遗憾。

去春，去合江福宝。古镇人迹稀少。沿梯坎拾级而上，尽头一破院，门前晒着几竹竿刚洗净的干咸菜，香气在阳光中弥散，久违了。想买，喊了几嗓子，无人应。

抬眼看天，白云悠悠。时间就像野驴，早已跑过童年。母亲在天上还看着我吗？刹那间，我竟有些不由自主，一行热泪，淌过老脸……

夜灯一如既往地闪烁。宝马香车，灯红酒绿，各色美食热气腾腾，迎面撞脸。万千滋味中，母亲们的味道正消散于夜空，但情感，我们会铭记。

直到永远。◆

# 严将军

文 | 蟠桃叔

严将军最初在西安城墙景区工作，蹬三轮车。

那三轮车是观光车，拉游客在城墙上绕圈圈。一圈约14公里，50元，半程30元。只要上了车，哪怕车轱辘只转了一圈，游客不想坐了，要下来，那也算半程。

严将军说这个工作全球最好，拉着中外游客，饱览古城美景，还能挣钱，给他个县长他都不换。当然了，县长也不愿意换。

不过确实也辛苦，体力活儿嘛，风吹日晒的。有次拉了一个外国女人，拉完一圈，严将军腿都要断了，非要收人家100元。

外国女人眼睛瞪得像铜铃：

“Why? Why? Why?”问他为什么。

严将军怕她听不懂，结结巴巴地，连说带比画：“哈喽，哈喽，你坐飞机来西安的吧？飞机上一个座位坐不下你吧？你买了两张票，掏了双份的钱吧？哈喽，哈喽，你一个人顶两个人重，我的车轱辘都被你压扁了，你也得……”

正掰扯不清呢，景区管委会一个头头儿过来了，对严将军低吼：“能干了干，不能干了避。”



陕西话里，避发“屁”的音，不是让你躲避，而是让你走远。严将军噤声不言传了。

还有一次，拉了一对老夫妻，京腔，一问，果然是北京的。

严将军感觉非常亲切。严将军的弟弟在北京读大学。他陪着弟弟去报到，沾光逛了北京，看过天安门升国旗。

严将军热情高涨，一边蹬，一边与他们侃大山。他考人家：西安的钟楼和鼓楼哪个高？

老夫妻不能答。

严将军笑了，说一样高，都是36米。

严将军又问：“钟楼、鼓楼要是和北京的天安门比，哪个高？”

这回轮到老两口笑了，说当然是天安门高。

严将军大喊一声“错”，跳下车，兴奋道：“天安门才34.7米，没有钟楼、鼓楼高。”

老夫妻跷大拇指，狠夸：“嗨，真别说，西安真不愧是文化名城啊，个个都是满肚子的学问。没白来，没白来，长知识啦。”

严将军一脸羞，道：“受过业务培训，虽说是蹬三轮的，也顶半个导游哩。”

那次严将军很开心地给老夫妻打了折，两人只收了50元。

后来三轮观光车被取缔了，换成了可以租赁的自行车，游客自己骑着在城墙上到处转。

老严不蹬三轮车了，就进了仪仗队。他们打扮成大唐士兵的模样，在城墙上列队巡游。严将军是个大个子，扮演领头的将军，所以得了个外号“严将军”。

有一次，他听见两个外地人在城墙上唠叨：“嗨，西安有啥啊？破城墙，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严将军气得浑身都颤哩，想把腰中的塑料宝剑拔出来，好好跟他们说道说道。

啊，现存最大的古城垣，你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啊，古建筑史上的奇观，你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啊，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你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想得好好的，可是走到跟前，却脱口而出一句道地的西安粗话来。

那两个游客脾气也不好，几

人“乒乒乓乓”干起仗来。城墙上乱作一团。

景区管委会的头头儿来了，还是那句：“能干了干，不能干了避。”

这回来真的了。严将军撕下假胡子，脱下铠甲，走下城墙，此后再也没有上去过。

以上都是严将军跟我说的。此后我就叫他严将军。我叫他就答应，非常自然。

## 二

我和严将军的相识还要从“含光三友”说起。

几年前，我还有单位，每天需要去含光路上西安美院门口坐36路公交车上班，常会遇到附近的3位“大仙”。

“含光三友”并非早有的江湖名号，是我在心里偷偷起的，我觉得这三个人有些意思，是市井人物里的异类，就暗自冠以名号了。他们三个人各行其道，并不认识。

其一是个修表的，地盘在交通银行门口的台阶上。

说是修表的，看着倒像个算命的。干瘪脸，小胡须，神情阴郁，眼镜耷拉到鼻尖，看人时眯着眼瞅。脚底摆个牌子，上面4个字：专家修表。

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觉得自封“专家”太高调、太张扬了，不够谦逊稳重，遂改动一个字，成了“专业修表”。

又过一段时间，大概经过内心的纠结和挣扎，他觉得还是要突出自己在修表行业的权威性，又改成了“修表专家”。

不知道下一回会改成什么。非常期待。

其二是个吹笛子的。他风雨无阻，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美院门口，出入的学生在他面前走来走去。他精神饱满地吹着笛子，以悠扬的笛声迎送之。从秋到冬，从春到夏，他永不缺席。

此人满面红光，寿星眉向上一翘，脚下也有牌子，就俩字：收徒。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在美院“撂地收徒”。为何不在音乐学院门口蹲守？怕专业院校的学生瞧不上吗？

有一次，我拿出相机拍他，想发微信朋友圈。他看见了，对我笑，很配合地摆姿势。

唉，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徒弟呀。我疑心他就是想找个地方过过表演瘾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严将军啦。

严将军是个蹬三轮车的。和在城墙上蹬三轮车不一样，他现在拉货。美院附近有不少画框店，他就专门守在附近，主拉画框，兼顾其他。

此处蹬三轮车的好几个呢，为什么偏偏记住了他？因为他是个会织毛衣的男人。他有一个“红星软香酥”的红袋子挂在车头，里面就是毛线和毛衣签子，

等生意的时候就拿出来织。

严将军个子大，用陕西话赞一声，就是“披挂美得很”。个子大，手就大，毛衣签子在他手里就像牙签。

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了张二手的桌子，想让他给我拉回来，问他愿意接活不。

他平静地编织着，织啊织啊，把我晾到一边，直到那一行织到了头，才停下手，一抬头，声若洪钟地说：“可以嘛。”

帮我拉了一回桌子，此后就认识了。我是个闲人，爱编，路过他的三轮车，有时就停下和他聊一阵子，他边聊边织毛衣。

混熟了，他告诉我他织毛衣的来由。

5年前，其母去世，整理遗物，翻出一件没织完的毛衣。那是母亲给严将军准备的40岁生日礼物。此前，他母亲根本没有织过毛衣。

他母亲年轻时和人私奔去了重庆，老了才回来，让严将军养她的老。她爱吃韭菜合子，一天一包烟。

严将军试着学织毛衣，把那半件续着织完了。此后上瘾，不织难受。

他还说，他们家族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遗传基因，织毛衣可预防。

### 三

严将军家是西安郊县的，

王莽乡刘秀村，整个一出两汉风云。他告诉过我，他们村产稻谷，出麦子，有荷塘和桃园，还出过秦腔名角何振中。可惜我不听秦腔，也不知道是多大的角儿。

他永远活在回忆里——特指他在城墙上的那段时光。他喜欢给我讲他以前在城墙上的“五马长枪”，讲他蹬三轮车拉过最大的官是联合国的一位干事，讲他在城墙上吃鸡腿、有鸡蛋的工作餐，讲他穿着将军铠甲被游客簇拥着照相……

他太爱城墙了，他说他上辈子肯定是城墙上的一块砖。说起城墙，滔滔不绝，他就是个专家啊，什么数据啊，掌故呀，也不知道是如何记下的。

他还告诉我，他喜欢过城墙上的一个讲解员，圆脸，有酒窝，比他小7岁，是个嫩生生的小妹子。城墙讲解员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他在城墙上的日子就变成了“一天晴一天阴”。他遗憾的是，两人说话没有超过5句；更遗憾的是，他没敢表白。

严将军结婚了吗？是个谜。他曾经告诉我，他有个媳妇，在老家。但是他有一次感叹说“像我这样的光棍呀”。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好意思细问。

那条街上的生意慢慢不好做了，好几家店门口都贴上了“转让”的条子。严将军也跟着挣不来钱，织毛衣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请他吃过一次饭。有次我

和几个朋友去吃羊肉泡馍，看见他了，喊他一起去，他死活不去。第二天，我心不死，碰见他了，又喊他去吃泡馍，我一喊他就去了。掰馍的时候，他说了实话：“你那几个朋友都穿得洋气，我穿得烂，坐到一个桌子上不自在。”

我说：“你有啥不自在的，你可以讲讲城墙，给我们上课。”

我这么一说，他有一些自信了，知道我写文章，摆出要和我谈文学的架势，问我喜不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我没法儿回答，含糊一笑，说：“你喜欢就好。”

严将军还要看我的文章，我说行，却总觉得拿不出手，就迟迟没有给他看。

2020年，含光路上出了车祸，严将军这个人就没有了。

吹笛人呢？2021年春天后也突然不来了。是招到学生了吗？

“含光三友”剩下修表人一个，坐在台阶上打瞌睡，旁边放着一个收来的旧钟，针耷拉着，不走，安安静静的。◆



图 | 令山一只

策划  
本刊编辑部

特别  
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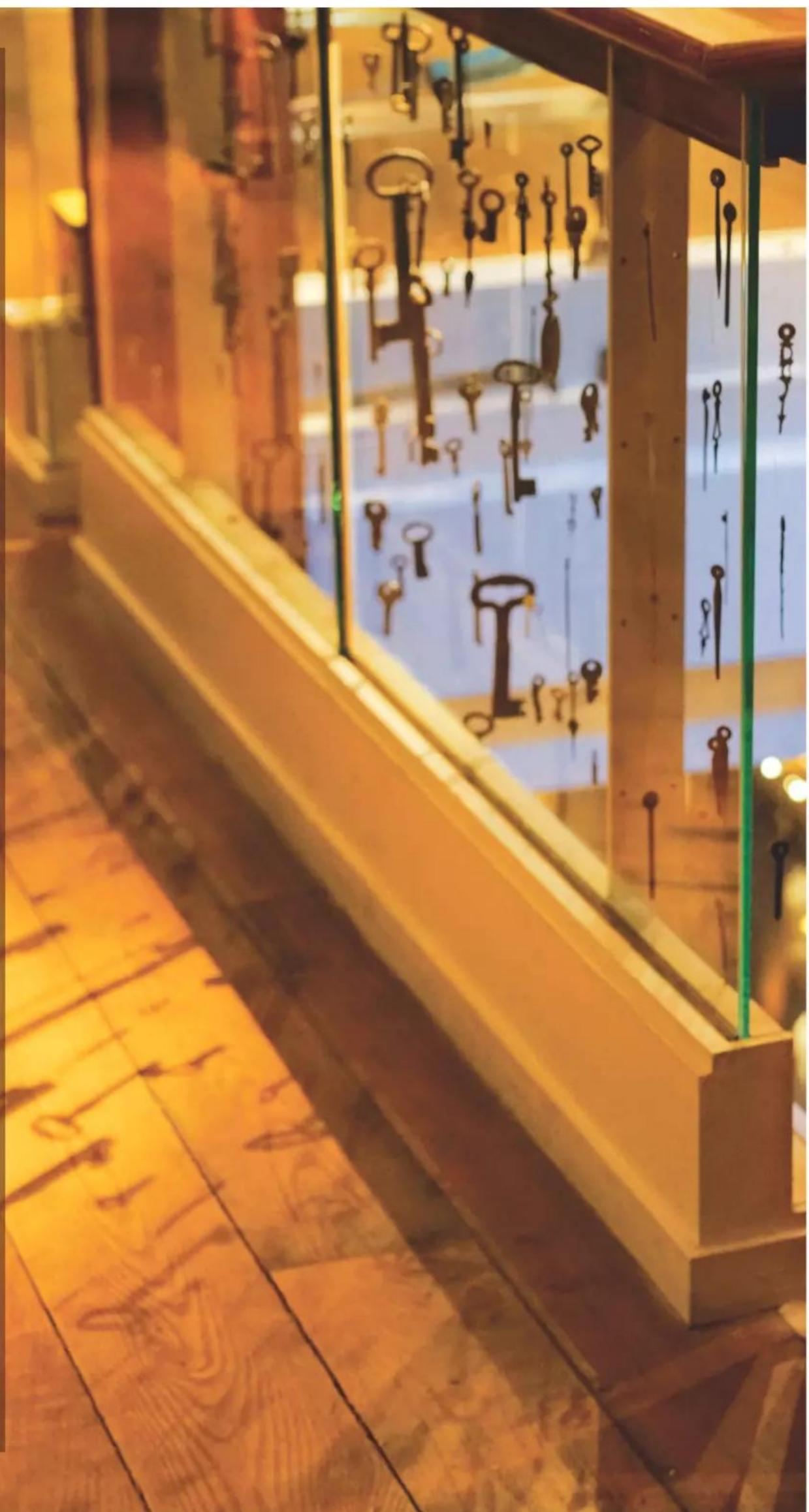
# 人间博物馆

博物馆就是这样  
一个奇妙的地方，在这  
方小小的天地里，时空  
仿佛是被折叠，我们行  
走其中，其实也行走在  
过去和未来之间。

一直以来，人们  
偏爱金戈铁马、雄阔  
壮美的宏大叙事，却  
往往习惯性地忽略了  
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个  
微小的个体。然而正  
是一个个微小却鲜活  
的个体，才最终汇聚  
成波澜起伏的历史。

每一个人，都是  
一枚时代的小小切片，  
每一段故事，其实都  
将成为历史的生动注  
释。这样一想，其实  
人间又何尝不是一座  
巨大的博物馆呢？我  
们收藏器物，也收藏  
对于器物的情绪；我  
们参观博物馆，也目  
睹了许许多多平凡人  
的一生。

所以，参观博物  
馆的最佳方式或许  
是：走进历史中去，  
然后走出来，去努力  
握紧自己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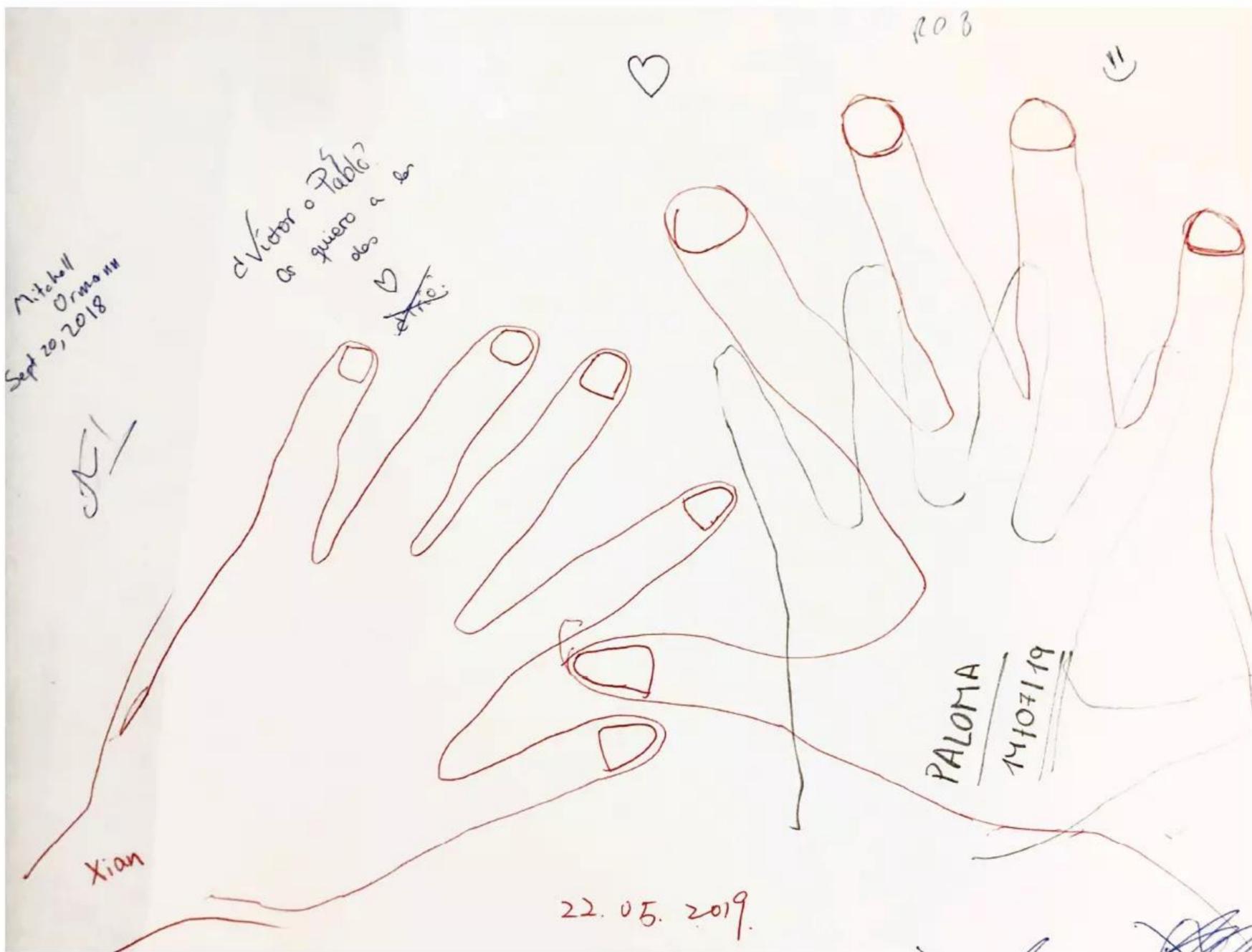
# 人间博物馆

文 | 樊北溟



这里有餐盘而无食欲。  
有结婚戒指，然爱情至少已  
三百年  
未获回报。  
这里有一把扇子  
—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  
这里有几把剑  
—愤怒哪里去了？  
黄昏时分鲁特琴的弦音不再  
响起。  
因为永恒缺货，  
一万件古物在此聚合。

每次走进博物馆，心里总会响起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这首《博物馆》。人们钟爱在博物馆里流连，看那些逝去的过往，寻那些流逝的时间，叹己身如沙、似芥，感往事如雾、如尘，然而在那灰烬的深处，总有余温。



心碎博物馆留言本

# 心碎博物馆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心碎博物馆”位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中心，有人把它的名字翻译成了“失恋博物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2006年，克罗地亚的一对艺术家情侣分手之后，选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他们的这段恋情——他们发起了一个展览，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忍丢弃的东西，心碎博物馆由此诞生。后来，这个展览的名气越来越大，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自发捐赠，把各种曾令他们心碎的物件留在了这里。

大到自行车、跳伞服、一整扇门，小到面包机、布偶和半张没写完的便笺纸；甚至还有被车碾过、斧头砍过、步枪射过、大火烧过的父亲再婚的婚礼录像带，以及一整束留了很多年的长发。这些奇怪的物件曾是很多人年里最珍贵的宝物，也可能是曾经横梗在喉间的一根刺，又或者是藏在鞋底的细沙。但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人们不再需要它们了。它们被留在了这里，展示给更多的目光和闪光灯。

“献给每一个曾经看见爱的火花如昙花一现又转身即逝的人。”

在与博物馆同名的书籍扉页上，博物馆的创办者——这对昔日的恋人这样诠释自己创办博物馆的初衷。他们曾经心碎过，如今伤口弥合，真实的人间故事却如退潮的海水，在粗粝的沙滩上留下了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证明。而那些展品，也早已跃出了个人的悲喜，成功触动更多人的心神。说到底，人类的情感其实都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曾在心里或多或少地走过一段相似的长路。想清楚这一点，人们便也不必过分顾影自怜，其实我们并不特殊，也并不孤独。或许，这也正是心碎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吧！

我不喜欢叫它“失恋博物馆”，因为这里的展品并不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关乎父母、子女、朋友间的茫然散失和匆匆告别。曾经许诺的地久天长，曾经以为的日影漫长，却在忽然迈进某一扇门后，再也见不到了。

每一个物件旁边都附有长长的故事，而这些长长的故事，最终组成了许许多多漫长的一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这样写道。只是参观到最后，你忽然发现，最刺痛你的并不是那一身从未被试穿过的崭新的婚纱，也不是那部因为再也不想接到对方的电话而被送出去的手机，而是一条一直没有被磨坏的假肢。“我从战场上回来，失去了一条腿。她帮我找到了这种做假肢的材料，只是我们的爱没有这假肢持久。”刻骨铭心的用力拥抱最终败给了保持距离的礼貌客套，人们为什么会用“塑料”来形容虚假的友情、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塑料有时比感情更耐得住时间。

整座博物馆分为“前路崎岖”“切肤之痛”“旧梦出土”“尘封待起”“苦中带甜”“微笑离开”几个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用自己母语印制的导览册——毕竟只有读懂了故事，才能读懂人。这里的门票也设计得很让人心碎，两折页的门票合起来显示的字样是“forevermore（永远地）”，打开却是“nevermore（不再）”。店里还售卖很多“合则唯一，拆则两半”的纪念品，甚至还有印着“bad memories eraser（坏记忆橡皮擦）”的橡皮擦，用心得近乎残忍。参观完以后，各怀心事的游览者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心情。心碎博物馆里有很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但它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人间的悲喜剧。



膝下假肢

1992年春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的一家医院里，我遇到一位国防部的社工。她是个年轻漂亮且雄心勃勃的姑娘。在战场上，我的一条腿失去了膝盖以下的部分，她帮我找到了这种做假肢的材料，只是我们的爱没有这假肢持久。确实是很坚固的材料！



戴着串珠项链的塑料哥斯拉

1990—1992年

墨西哥，墨西哥城

我保留着这个哥斯拉20多年，它是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我搬回自己的公寓后，这段感情就突然结束了。

我告诉过她，我喜欢哥斯拉电影。我们分手之后（当时很不愉快），我用这个哥斯拉来存放其他女朋友留下来的小东西，例如项链、耳环，等等。

哥斯拉一直在我书架最上层摆放着，它用凶狠的目光见证了我公寓里所有的来来往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是时候让它走自己的路了……

# 纯真博物馆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1975年，已有婚约在身的富家少爷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远房表妹芙颂，于是故事开始了。

炽热地相爱后，凯末尔毅然决然地解除了自己的婚约，却发现芙颂已悄然离去。黯然神伤的凯末尔接受不了爱情得而复失的事实，他像手脚都沾满了蜜糖的小熊，深陷在过往甜美的记忆里无法自拔。这个痴情而忧郁的男人反复追忆着两个人在一起的每一处细节，以痛苦抚慰痛苦，用遗憾书写遗憾。

芙颂成功淡出了凯末尔的生活，像杯子掉落在厚厚的地毯上，消失得悄无声息；像那枚被芙颂遗落的耳环，没有留下一点儿线索。凯末尔开始疯狂找寻芙颂的痕迹，悉心收集起心上人的一切：她用过的、爱过的，哪怕只是触碰过的，盐瓶、摆件、别针、发卡、笔、纸牌、钥匙、香水瓶、胸针、手帕、烟灰缸、门把手、笔、顶针，甚至是4213个烟头……

以上叙述的是小说《纯真博物馆》的故事情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用文字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这样的文学世界；然而更巧妙的是，帕慕克用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携梦想走进了现实，他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市欧洲区的一栋3层小楼里，打造了一座和小说情节完全对应的、真实存在的纯真博物馆。

“这是我最柔情的小说，是对众生显示出最大耐心与敬意的一部。”帕慕克曾经向他的读者这样介绍他的这部爱情小说。而这座真实存在的博

物馆，忠实地再现了小说《纯真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于20世纪50年代至2000年半个世纪间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尊敬的，这些日常物件需要留存下来。这并不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这是对普通人和他们生活中物件的记录。”帕慕克说。博物馆内的83个小展区对应着小说的83个篇章，小说中的句子也被巧妙地嵌在展区的连接处。与其说这里展示的是凯末尔的“独家记忆”，倒不如说这是属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大家共有的一段民间记忆。

更妙的是，博物馆的门票就藏在小说里——在小说的末尾，印有纯真博物馆的地图。游客携带任何一种语言的原著译本来这里，都可以免费兑换一张门票。检票的时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在书里的相应位置盖上检票的图章，而图章的图案，正是芙颂丢失的那枚蝴蝶耳环。

轻轻推开博物馆的门，人们走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不断穿梭在小说章节和文字之间。站在一个个小小的展柜前，人们小心地探看凯末尔的执念，这里展示的是他一个人的痴情……更多的人从世界各地而来，参观、翻检属于自己的极端记忆。

面对展馆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展品，人们兀自出神。事实上，纯真博物馆展览的并不是“爱

情”本身，而是展示一个人，如何努力地辟出一方小小的天地来，虔诚地安放自己的“纯真”。“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人生也是如此，逝去了的，就永远不会归来。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展馆的起始处，印着小说的开头。灯光被调节得昏暗，《纯真博物馆》不同语言的译本被随意放置在各处，放在简朴的木制座椅上，或躺在黑丝绒帷幕里，这里适合感受、抚慰，更适合翻检自己的心情。在书页的空白处，人们用各种语言写下自己不同的心情。在爱面前，每个人都是天真无邪的人，每一个受伤的人，都是纯真的无辜者。

一枚遗落的耳环，串起哀婉的故事；4213个烟头，记录的是2864天，409个星期，整整长达7年10个月的煎熬。

纯真博物馆真的太特别了！它让你行走在文学和现实之间、他人和自己之间、过往与现在之间……

“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不知不觉间，我来到阁楼。故事结束了。

走出这栋毫不起眼的3层小楼，这本被打开的小说，却在我心里合不上了。



纯真博物馆馆内展品

# 瓦萨沉船博物馆



瑞典  
斯德哥尔摩

一提起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实，这座高纬度城市还有一座动物园岛，岛上没有动物，却有好多丰富多彩的博物馆。

瑞典历史博物馆、北欧博物馆、斯堪森博物馆、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馆……动物园岛上的博物馆实在太多了，一不留神，你就深陷在时间里了。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瓦萨沉船博物馆。

瓦萨是一代王朝的名字，也是一艘战舰的名字。在与劲敌丹麦、波兰对抗，企图称霸波罗的海的年代，当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下令建造了它。国王的要求是，这艘战舰航速要快，火力要强，装饰要华丽，以此显示瓦萨王朝的权力、财富和战斗力。于是，1628年8月10日，这艘承载扬威海上的希望的战舰，在斯德哥尔摩海湾扬帆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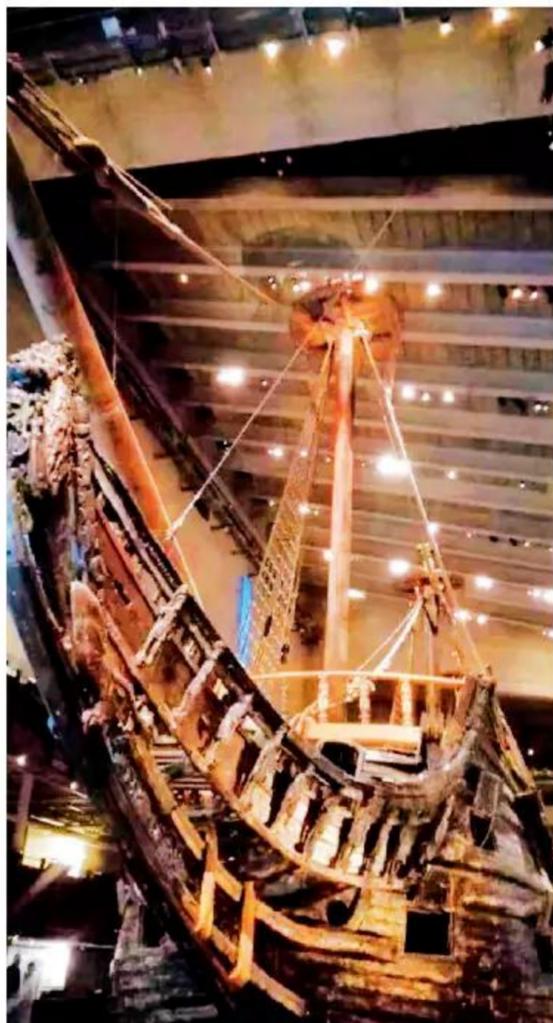
这是一艘长69米、宽11.7米，从龙骨到主桅杆的高度达52.5米的豪华战舰，共有5层甲板，配有64门大炮。在当时，它是全欧洲装备最齐全、武装程度最高的三桅战舰。



一进瓦萨博物馆的门，首先闯入视野的就是第一斜桅下蹲着的那只巨大的金狮塑像。从它坚毅的神情和轩昂的气宇上，人们不难想象瑞典当时国力的繁盛和声名的烜赫。战舰的内饰也极尽奢华，为了建造它，人们用掉了数以千计的高大橡树。“瓦萨号”完美地呈现了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艺术风格：仅整艘船的船尾龙骨就有6层普通楼房那么高，除了实用价值以外，船上还拥有700多件涂色或镶金的奢华雕塑品，这哪里是舰船呢，分明是一座移动的宫殿！

然而令人悲伤和震惊的是，这座承载着万众期待的战舰刚刚出航数百米，就连人带船沉入了30多米深的海底。冰冷的海水像一场苍凉的大梦，这艘战舰在水底一睡就是3个多世纪。直到1961年，人们才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将它打捞出来，仅打捞这一环节，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后续的修复又延续了近20年。如今的瓦萨沉船博物馆，正是由这艘世界上被打捞起来的最古老的战舰改建而成的，它静静地屹立在老城外的动物园岛上，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霸业和野心。

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实物，瑞典人也事无巨细地对当时的历史现场进行了还原。全盛时代的辉煌、船



瓦萨沉船博物馆馆内模型

体装饰的华丽以及17世纪人们的生活场景一一浮现在人们的眼前。置身其中，人们似乎也为巨船在一瞬间沉没而感到错愕、悲伤和惋惜……反思过往，建筑未来，瑞典人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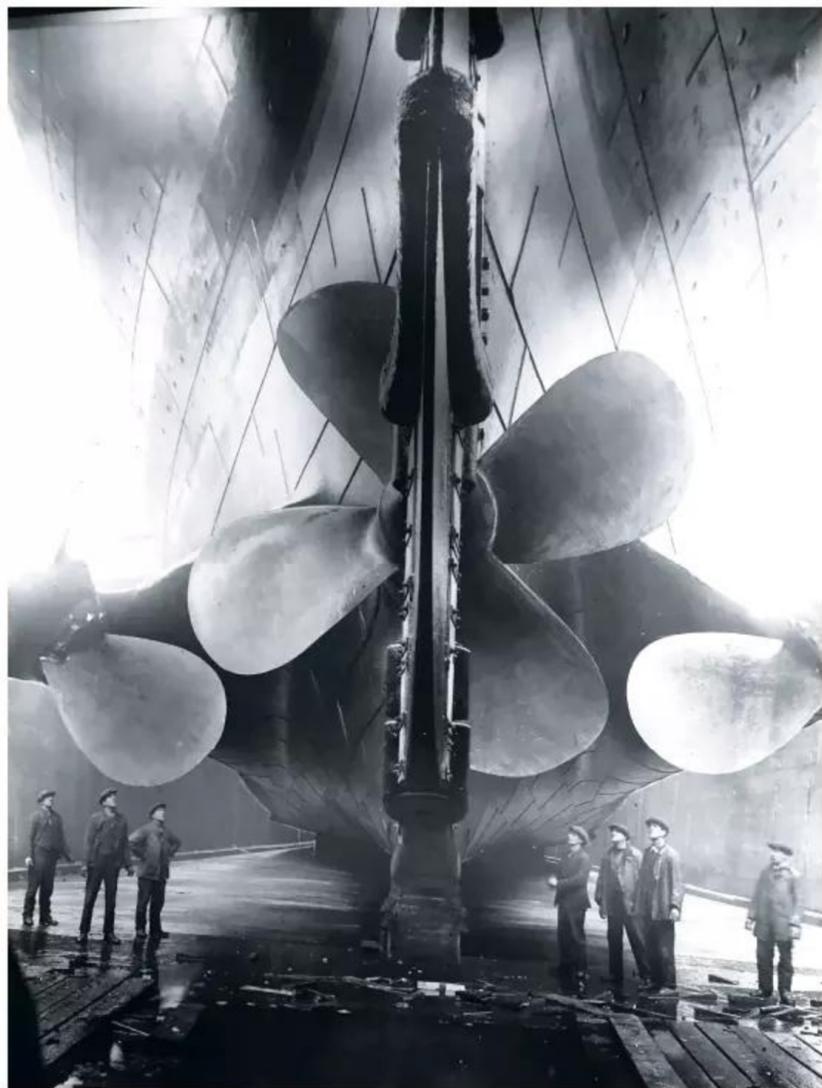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想要了解展馆里的文物实在太轻松了。点击博物馆官网，就可以轻松找到远比现场参观还清晰的画面。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远道而来呢？在被誉为全球旅行宝典的《孤独星球》杂志里，作者给出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总有一些毛茸茸的体验，是在书里读不到的。”的确，置身其中，我们感受到的、体验到的、思索到的，远比坐在屏幕前要多得多。更巧妙的是，博物馆里还设计了很多参与和互动环节：亲历考古现场、体验相机成像、现场素描、搭配服装……我好像终于理解了，在瑞典，为什么博物馆、美术馆里的人总比商场里的人多。而借由瓦萨博物馆传达出的北欧理念和北欧风格，便是构筑在富足生活上的平和与丰富。

坐在瓦萨沉船博物馆的餐厅里，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高空不紧不慢地落下，远处的船舶安静地卧在港口里，耳边舒缓的音乐仿佛轻声哼起的眠歌，让周遭的世界如同被消音了一般，安详而静谧。历史其实从未走远。

## 泰坦尼克博物馆



北爱尔兰  
贝尔法斯特



泰坦尼克号历史图片

泰坦尼克博物馆位于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市，为了筹划它的参观之旅，我们早早就在网上买好了“船票”，为此还额外支付了1英镑的预订费用。

“总比现场排长队、一票难求的好。”我们自我安慰道。票面上显示15分钟为一个入场间隔，有了它，我们才可以顺利“登船”。我们紧紧握住手中的票根，像偶然的命运一下攥紧了很多人的一生。

来到现场，售票窗前的人并未如预想中多，票源也十分充足。今天，人们再也无须像100多年前那样，仰仗地位和权势，或者靠打牌来赢取这张薄薄的凭证了。“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船票和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谁更轻飘呢？

上船前，我们特意在入口处的餐厅里饱餐了一顿。收银机好像也要刻意显示自己的阔绰和来历不凡，在前台用图示标出各种人们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支付方式，甚至包括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买了一个名字叫作“Titanic clanger（泰坦尼克的荒唐错误）”的派，酥皮里挤满了丰腴的肉馅，由于馅料太多，整个派近似于“实心”，结实得可以直接拿到船里当沙袋。这是在讽刺“泰坦尼克”号装得太满，最终导致万劫不复的结局吗？对于巨轮沉没的真相，人们历来众说纷纭。可

是随着码头上汽笛声忽然间轰然响起，当人们开始奋力奔跑或者尽力挥舞手帕和礼帽，所有的泪水就已经启程了。

贝尔法斯特是英国北爱尔兰最大的海港，这里工业基础雄厚，更是以历史悠久的造船业闻名。近代历史的舞台上风云激荡，从这里出发，似乎推开门，便是北海，便是大西洋了。这艘斥资7500万英镑建成的巨轮，正是在这里设计、制造、入水的。

在贝尔法斯特市，泰坦尼克博物馆的造型颇为显眼，远远看上去，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又如一个寂寞的幽灵，漂浮在苍茫的海上。博物馆的外形仿照“泰坦尼克”号的船头修建，高30.5米，从大小来说，只有原本的一半多，但对于身为参观者的我们来说，也已经太大了。

“永不沉没的轮船！”当时的人们如此骄傲地为它命名。走进博物馆，摸摸麻毛织品的残片，看看精细测算的图纸，就可以窥见这里曾经承载了大英帝国多少雄心！上船前，我们特意以“泰坦尼克”号的历史照片为背景，和这艘造船史上的奇迹合影留念。曾经那些同样站在这艘“梦幻之船”“永不沉没的船”前面合影的人们，会想到自己正身在历史之中吗？他们各自的大结局，早已在远方各就各位了。

电梯把我们直接送到了4楼，免去了昔日人们的攀爬之

苦；声光电技术将船舱内部立体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填补了我们想象力的匮乏。船员们各司其职，从容有序地忙碌着；衣着华美的绅士和贵族端坐桌前，惬意地欢笑交谈……“贫穷使我丧失了想象力。”站在一等舱、宴会厅的复原模型前，我才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奢华、繁复、雍容、野心勃勃，“属于大英帝国的荣光”。

要是时间定格在这一刻就好了；要是船上装载的24万枚鸡蛋、1.5万桶啤酒、8000根雪茄和1412袋装满了信件的邮包能被顺利交付就好了；要是800多名船员能够远航归来，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兴奋地讲给大家听就好了；要是1300多名乘客，都能最终抵达承载梦想的远方就好了……可是如今水波依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只是人间再也没有他们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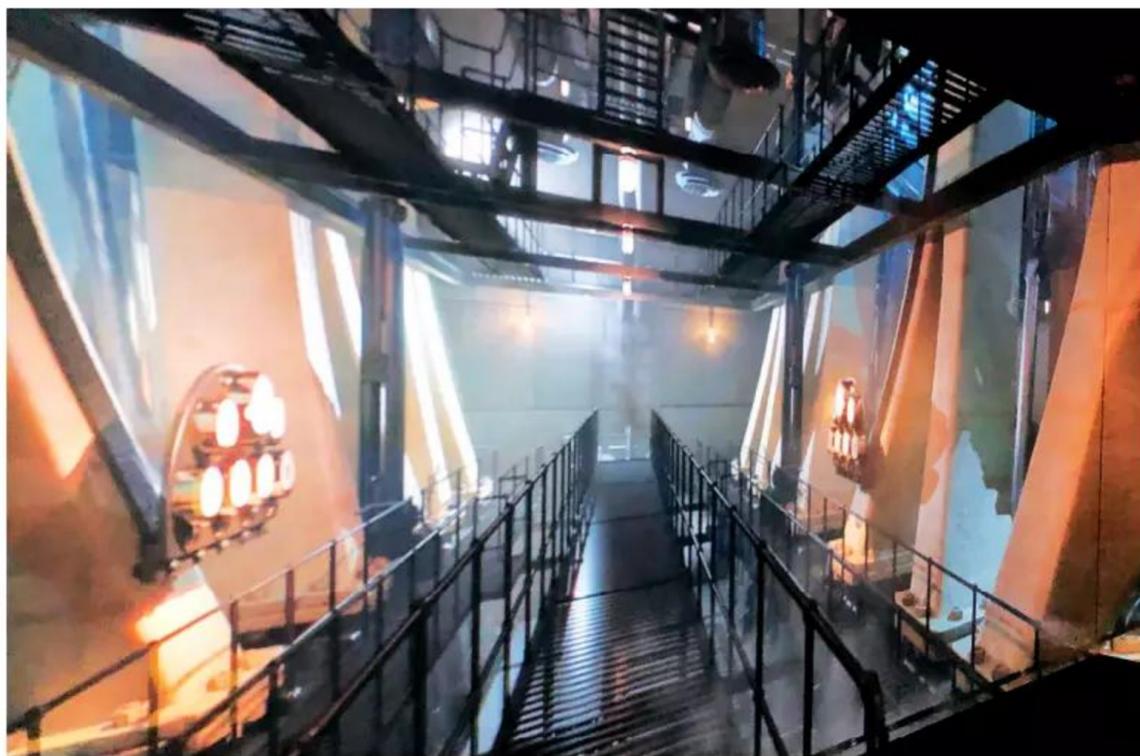
人间真的没有他们的故事了，以至于泰坦尼克博物馆里能够展出的遗物少之又少。但是在设计时，博物馆很注重与参观者的互动性，于是巨轮沉没前后的故事以多媒体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行在其间，耳畔充满了人声的嘈杂、引擎的轰鸣、海水的激荡、求救的笛声……再加上受那部著名电影的影响，人们的代入感极强。然而这里讲述的是真实的“泰坦尼克”号，这里没有杰克，纪念品店里也不售卖假的

“海洋之心”，这里只有无数幽微的细节和真实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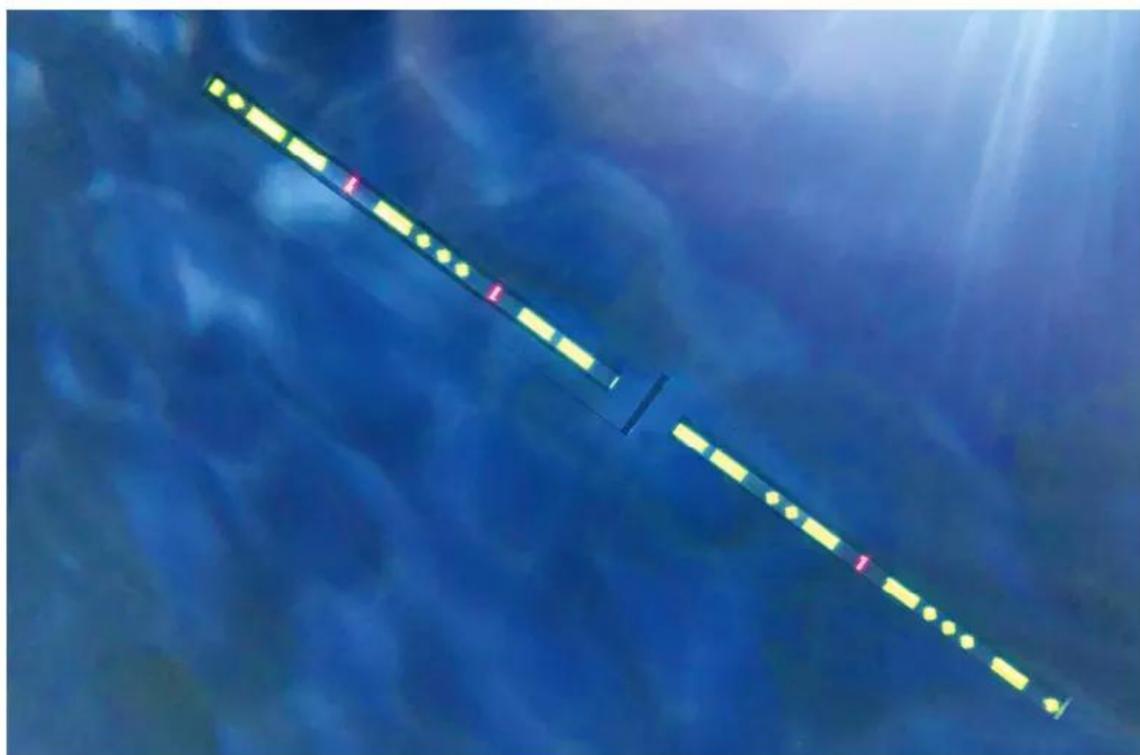
1985年，海底沉船“泰坦尼克”号被发现，人们开始对残骸进行勘探和研究，很多人终于等到了“大结局”。人间的悲喜并不相同，但对于历史和情绪的记忆，总是相通。走出展馆，阳光喧嚷，门上用各种语言写着“再见”，让人恍惚，我们好像也在历史中大梦了一场。

辛波斯卡的那首诗还没背完：

王冠的寿命比头长。  
手输给了手套。  
右脚的鞋打败了脚。◇



泰坦尼克博物馆 3D 效果的船舱复原录像



泰坦尼克博物馆模拟的求救信号

# 用力过猛的

## 爱

文 | 赵奋斗

—

前两天跟我妈闹得不太愉快，应该说很不愉快，到现在老太太也没理我。

必须得说，我妈是个很可爱的人，开明、有趣、自立，一把年纪了，对生活依旧有着小孩子一样的好奇和热情；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心软被人骗，但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继续喜滋滋、糊里糊涂地过日子。

大多时候，我都很喜欢她。

我一直觉得，为人父母，能被子女喜欢，应该是个很难得也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家人是我们不能选择的，相处如何全看缘分和各自的努力。很多时候，家人之间有责任、义务、感恩、愧疚，却未必能互相喜欢。

因此，我很感激我妈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可爱的、被女儿们喜欢的妈妈。但这只限于她不用力过猛的时候。我妈每次想要额外展现母爱的时候都特别用力，用力到伤人伤己的地步。

因为今年要搬到我所在的州，所以这些日子我妈一直忙着处理杂物，准备卖房子。每每收



拾出一些她觉得我姐会用得上的东西，就会给我姐送过去——她俩在同一个州，隔着大概两小时的路程。

上周我妈那边下大雪，到周五雪停了，但有些地方路况还是不好。周五一早她跟我姐说：“你上次要的那个电钻我找到了，待会儿给你送过去。”

我姐说：“路上挺多积雪的，改天再说吧，又不是什么着急用的东西。”

我妈答应了，过会儿又改了主意：“哎呀，我还是送过去吧，你周末正好用上。”

我说：“妈，你别出门，大冬天的路上出点儿事咋办。”

就这么说来说去，耽误到下午，老太太自顾自地说：“东西都放车里了，占地儿，我现在出发。”于是就风驰电掣地上路了，一路积雪，她

就这么开了两小时，不辞辛苦送电钻。

她事后强调，不光是电钻，还有一把椅子、一个充电器和其他一些东西。反正都是些我姐“不马上收到就没法儿活”的东西。

到了我姐那里她也不进屋休息，东西搬下车就往回赶，说担心天黑不好开车，得赶紧回去。

我在电话中听到她的这些所作所为时气得不行。不止为这一件事，因为我妈一直如此。

每次她给我和我姐送点儿东西或是做点儿什么，总是匆忙来，仓皇走。要么是从家走得太急，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要么是来了之后气喘吁吁却死活不肯进屋歇一下，说得赶紧回去，她的狗不能自己在家待太久。

我和我姐多少次，或委婉或直接地跟我妈说，你反正现在也不忙，要想送东西就找个周末天气好的时候，早点儿过来，顺便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休息休息再走。干吗总要把去闺女家串门弄得跟千里奔袭炸敌营一样呢？

我妈要么答应得好好的，要么找出各种理由，表示上次之所以那么匆忙是有特殊原因的，下回会注意。可下回依然照旧。

因为对她来说，这一路的辛苦是她表达爱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关键的部分，若是风和日丽、轻松愉快地给女儿送东西，就不算心意了。

## 二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只有我父母这一代人才会热衷于把对子女的付出搞得如此艰难辛苦，似乎岁月静好、自得其乐的顺手付出是对爱的亵渎，要想表达爱，就一定要一步一个“血脚印”，才能证明这付出是发自内心的。

用我姐的话，实在没有荆棘，就种出一地荆棘，再踩出条血路。

当然，我的理解可能很偏颇，没有代表性，毕竟我总共就深入接触过两个老太太：一个我妈，一个我婆婆。

很不幸，她俩都是上述作风。

我婆婆很喜欢种菜，每次来我们这边小住，都花大量的时间在菜地上。

其实我挺支持老人退休了没事种种菜啥的，一是有点儿事

做不会闷，二是自己种的菜总觉得更好吃。

可是我婆婆种的菜，那真是“血汗菜”——哪里太阳毒，她往哪里站；哪里虫子多，她往哪里钻。每每我们下班，她就会一边讲今天在菜地里做了多少事，一边挨个给我们看身上各处的晒伤和被蚊虫咬的大包。

我和丈夫有剩自然是反复劝她不要在太阳最毒的时候下地，为此，我给婆婆买了专门给钓鱼人士穿的防晒服，也买了野营专用的防蚊药。可是婆婆要么会忘，要么用不惯，每天还是在地里熬出一身包，晒出一身红。

一开始，我们想，大概老人家就是想求关注，求夸奖，于是每天吃饭时主动问她蔬菜的长势，对饭桌上自家种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吝溢美之词。但结果就是老太太受了鼓励，愈发奋勇地搞得红红肿肿，似乎她把自己折腾成那个样子对我们来说是个很下饭的事情。

有剩气急了也会“吼”他妈：“不过是个消遣，为几口菜把自己累成这样有必要吗？”婆婆很伤心，觉得她为了让我们吃点儿自家种的新鲜菜都这么尽力了，却得不到我们的理解和体谅。

## 三

怎么说呢，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也能理解，爱的表达是需要学

习的。对于“40后”那一代人，人生前20年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度过的，也许他们从自己父母那里体会到的最深切的爱，就是奋不顾身，倾其所有，就是徒步走过一座城，只为给孩子送一罐已经在怀里暖热了的酱菜。于是等他们当了父母，便把自己记忆中最珍视、最怀念的爱，一模一样地学着做出来：我爱你，爱到不惜苛待我自己。

因此，有精力的时候，我还是很配合他们的。我会在收到我妈熬夜给我们织的毛衣时，第一时间让孩子穿上，拍照发给她；也会在她一路风尘仆仆从我姐那里赶回家时，叮嘱她早点儿休息，叮嘱她吃饭前喝点儿热汤保护肠胃。因为我知道，她在用属于她那个年代的方式表达她对我们的牵挂和爱，所以我也尽力向她显示：我们收到并感受到她的每一份心意和心意背后的辛苦。

可是我做不到次次如此。

作为一个肩扛工作和家庭责任但能力有限的中年人，有时候我就是会脾气很大，不讲道理，不体谅人。

在我需要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因工作、家庭焦头烂额时，看我妈长途奔袭，我只会更加担心她的安全；听到我妈为了赶时间没吃早饭，我只会想到她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感动、开心，这

些细腻温柔的感情，得在有精力、有体力时才能品味出来。精疲力竭、顾头不顾脚时，我对生活最大的期望是家人平安健康就好。

但缓口气、不那么累时，想起我妈满头白发、瘦瘦小小的背影，又会无比自责。我讨厌这个无能又暴躁的自己，想做个孝顺体贴的女儿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涵养。我想在我们母女之间画一条线，立下相处的原则，却又总是在犹豫反复。时不时就会对她感到内疚，对自己失望，忍不住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若干年后，有一天，我会不会很后悔在拥有这份关心爱护的时候，曾经这样不耐烦地告诉她“我不需要”。

会的，当然会的。可是我现在还改不了，正如她也改不了。

我想对我妈说，好好享受生活，对自己好点儿吧。你给我的爱，对我的好，真的不需要再用任何辛苦的方式来证明，我一直都知道——从46年前，刚生完我的第二天，育婴房有婴儿哭，你捂着伤口到处喊护士，笃定地说“那是我的小孩，我听得出来”；从30多年前，你一脸温柔地对那个笨笨的我说“学不好又不是你的错”；从20多年前我不顾你反对坚持要结婚，你哭着跟有剩说“要对我女儿好啊”……从那么多的那一天起，分分秒秒，每时每刻，我一直，一直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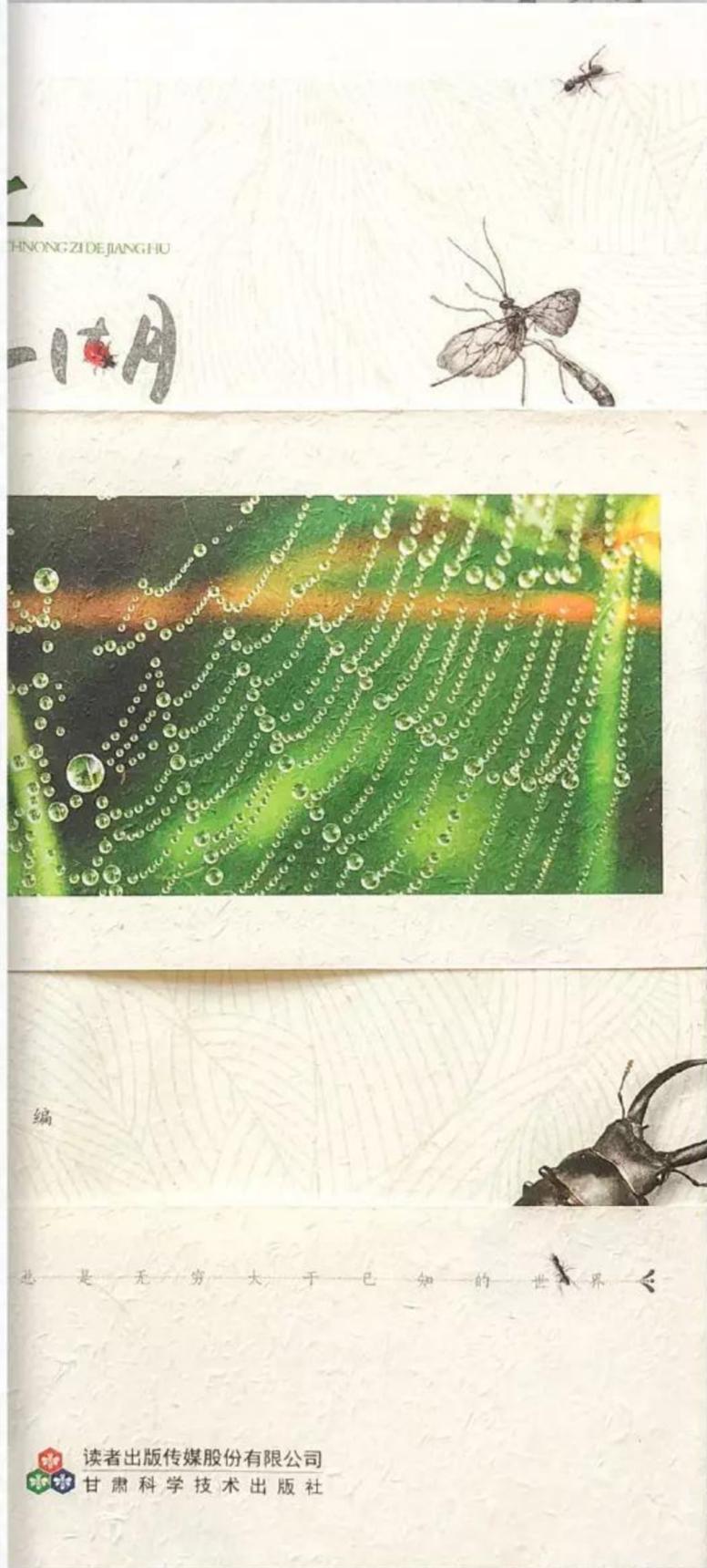
图 1 1010

当你爱上昆虫，你就和世界上大多数生命站在了一起

# 虫子的江湖

剑未佩妥，出门已是江湖。  
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

火爆销售



编

总是无穷大于已知的世界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告



微信购买

# 微距明星

文|图 高东生



跳蛛是“微距明星”，我越来越喜欢它们了。

原因之一是它们小，太小了，小到一般人看不见。草叶上，一个小黑点儿，一闪，不见了，谁会在意呢？跳蛛胆子很小，很机警，我的镜头靠近它，它先是退着走；再靠近些，它就会转到叶子下面去；再逼近一些，它就发挥它的特长，跳走了，可能跳到另一片叶子上，也可能直接跳到地上了。跳蛛虽不结网捕猎，但还是会拖着一根蛛丝，保护自己，就像高空表演的杂技演员腰上系的那根保险绳——万一跳

空了呢？

以前我也看不见它们，总以为拍到的人是运气好。后来自己也练出一些眼力了，才发现它们的数量很多，身边就有，而且很好接近。关键是看到之后，别着急，慢慢接近，让它接受你，直到把你当成自然的一部分，就像一棵1.73米、没有树叶的树。它背对着你？没关系，它很活跃，一会儿就转过身子来了。

当然，它们能成为微距明星，不单是因为小，还因为它们的大眼睛。常见的蜘蛛眼睛都小，例如猫蛛，拍出来，只是几个

黑点，看不出眼眶，更别说瞳孔了。跳蛛和它们相比，前面的4只眼睛大得不成比例，闪着亮光，就像汽车的大灯。拍清楚看，十分神奇。

但是，跳蛛本来就小，眼睛再大，还能大过它的脑袋吗？因此，拍清楚跳蛛的眼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么广阔的自然中，我拍清楚了小小跳蛛的眼睛，在不拍微距的人看来，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拍的时候，如果光线不强，我也看不大清。但拍多了，便有了一点儿经验，很多时候——我对焦的

时候，感觉跳蛛眼睛那个位置亮了一下，这应该就是对准了，马上按下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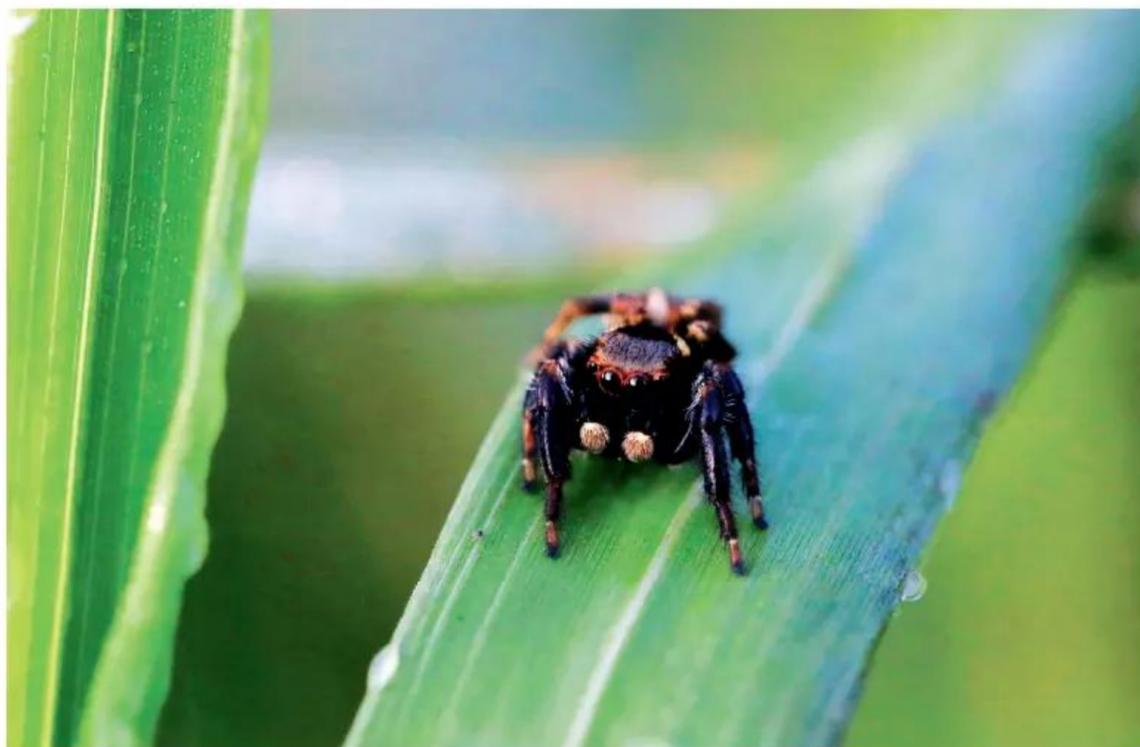
我拍到过几只黑跳蛛和几只花跳蛛，但只拍到过一次白跳蛛。那是初春，春风还可以用料峭来形容，它从自己的丝被中出来溜达，我拍了没几张，它就跑回了自己的小被窝儿，那一会儿，它好像是专门出来给我做模特的。

还在黑暗的草丛底部拍到过一只小跳蛛，小眼神和其他跳蛛一样，十分犀利。不一样的是，它戴着金色的“拳击手套”。

现在，网上有卖跳蛛的，各种花色品种都有，但我从来没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养，弄不好就是杀生了。再说，买来拍完之后呢？放生吗？它要不是这个环境下的物种，放生也等于杀生；它要是生存能力超强，就成了入侵物种，也不行啊。

自然界中那么多跳蛛，这次碰不到，就下次吧。它跳就让它跳吧，等着它，总有不跳的时候，你再按快门不迟。喜欢，就去欣赏吧，只要它们存在，生龙活虎，拍不到也就拍不到吧。

拍到它们美丽的大眼睛自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拍不到也好，就当和一个调皮的小孩子做了一会儿小游戏。青山绿水间，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 穿越千年的 “服装秀”

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时装周和街拍，相信你看过很多，但你看过千百年前古人的服装秀吗？

建于初唐的莫高窟第57窟也被称为“美人窟”。洞窟南壁，一位面容清秀、长眉细目的菩萨娉婷而立，身着“单肩吊带”，腰系丽裙，璎珞覆身，裸露的双臂上还缠绕着透明披帛，衣着前卫，体态婀娜，极具东方之美。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57窟  
南壁 胁侍菩萨

当下，女性穿男装已不足为奇。但你或许不知，在古代，女着男装也曾是一种风尚。唐朝社会民风开放，女性地位有所提升，再加上受少数民族影响以及上层贵族的推动，女着男装盛行许久。

你能找到其中女着男装者吗？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130窟  
都督夫人礼佛图

因此，在莫高窟绘于唐代时期的壁画中，我们总能发现女性身着男装飒爽英气的身影。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17窟  
北壁 着男装的近事女

谁说亲子装是现代潮流的产物？千百年前，古人也流行亲子装。暮春时节，母女两人踏青赏花。母亲上穿赭石色襦衫，下着蓝色宽松长裙；女儿刚好相反，上穿蓝色襦衫，下着赭石色宽松长裙，二人都身披淡蓝色披肩。同样的配色和款式，俨然一套亲子装。

画面源自  
莫高窟45窟  
南壁

画面源自  
榆林窟25窟  
北壁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迎着晨曦，一对勤劳的农家夫妇正在田间耕作，丈夫扶犁耕地，头戴竹笠，身着缺胯袍；妻子在后面撒种，头梳倭堕髻，上襦下裙。夫妇均是典型的农民装束，娴静美好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正应了那句经典台词：“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 笑话

过年串亲戚，我带着孩子们在屋里玩，大人们在外面收拾东西。突然传来东西打碎了的声音，妹妹说：“一定是我妈妈打碎的。”

我问为什么，妹妹说：“因为我妈妈说了‘岁岁平安’。”

我说：“就因为这？”

妹妹说：“如果是爸爸弄坏东西，妈妈会说‘平时不干家务，一干活就给我找麻烦’；要是她自己打碎东西就会说‘岁岁平安，不干活就永远弄不坏东西’。”

自从上班后，我经常梦到一夜暴富，但每次都是看到钱的时候会突然惊醒。

于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朋友，让他帮我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

朋友说：“这是人体的保护机制，就是想要告诉你，现实中得不到的，梦里你依然得不到。”

早上起晚了，于是不赶公交，叫了个车。

路上，司机和我聊起了他刚买的新车，动力强，起步快。

但是他开得非常慢，有人并线就让，开车的方式配不上他的车的配置。

眼看我就要迟到了，于是跟师傅说：“前面那是什么车啊？那辆车的性能是不是比您的车好，怎么一下就把咱们超了。”

司机一听，赶紧加大油门，10分钟就把我送到了单位。

现在想想，可能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吧。

## 段味

你从出生到现在获得过以下大奖：

1.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你”。2.《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特别奖——中国人。3.2019年“地球卫士奖”——“蚂蚁森林”项目。4.2022年“奥林匹克杯”——全体中国人。你天天自卑个什么劲儿啊？

我6岁的时候拧不开饮料瓶，后来上了小学，读完初中、高中，大学也毕业了，然后我去超市买了瓶饮料，一下就拧开了。

老师说过的话，果然没错：知识就是力量。

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发现风扇异响，卖家说寄个配件给我，我收到后一看，是一对隔音耳塞。

## 神回复

比宇宙还大的是什么？

神回复：考试范围。

亲，麻烦你给一个好评。

神回复：衣服还是很好的，只是不修身。不修身何以治国齐家平天下……

你玩过最危险的游戏是什么？

神回复：早上醒来，关掉闹钟，闭上眼睛休息5分钟。💎

辑 | 白 棠

## 何处可停泊

文 | 童 铃



阿萌是我们咖啡馆的常客，总是穿着冲锋衣，她说这是工科女生的经典打扮。她突然消失了半年，又突然出现。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她离开过，又回来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在单位的称呼从“小萌”变成了“萌姐”。产品经理辞职后，我晋升为公司的“老六”，不是职位上的“老六”，而是年龄上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年纪不小了，从19岁上大学开始算，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整整14年。

我是个普通的测试工程师，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科技公司里

干着朝九晚五的工作。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说，没钱没关系，这不还有大把的年华创造未来吗？可是33岁时我再观望自己的人生，没房、没车、没男朋友，多少会有些悲伤。观望周围的朋友，有的结婚了，有的生娃了，有的晋升了，有的出国了，生活都在往前推进，只有我还停留在原地。10年是个节点，我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在北京努力了这么久，有多少东西沉淀下来了？

不仅是精神上的，也得是物质上的，我不想和任何人攀比，只期盼能有一点儿成绩，证明我的打拼是取得成果了的。

我有一阵子琢磨着买房，高档住宅咱够不着，30多平方米的小户型也行啊。我每年拿到手的薪酬大约20万元，短时间内升职加薪不可能，既然无法开源，就节流呗。

为了减少支出，我在河北燕郊租了个一居室，便宜是便宜，

可每天上下班6个小时的路程把我累得够呛。我早上5点起床，5点半之前赶到公交车站等头班车。那时已经有不少老头儿、老太太在排队了，他们为了让子女们多休息会儿，上车后有个座儿，通常5点不到就来占位子，等子女赶到，他们再回家休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老人的时候，感慨万千，在北京太不容易了，一个人打拼还不够，得把全家人都拽上。

这种“双城生活”我只坚持了一年。我们部门接到新的项目，工作一下子繁忙无比，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我回到家都晚上11点多了，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站着都能睡着，实在吃不消了，只得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单间住。

以前我很喜欢北京这样充满变数的环境——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随时有惊喜，也随时有惊吓，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讨厌的人特别讨厌。可是没关系，他们都匆匆而来，匆匆而走，换个工作，同事全变了；搬个家，邻居又换成陌生面孔了。对我这样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才是生活新鲜有趣的地方。

年纪大了之后，可能是折腾不动了，我开始向往稳定的生活，包括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住处，甚至稳定的朋友圈。

刚毕业那会儿我还常和大

学室友一起K歌，后来大家各有各忙，北京又那么大，见一次面不容易，慢慢地也不约了。有个同事特别要好，5年前她回广西老家去了，这一隔就是大半个中国，我们再没见过面。想起这些，心里会很伤感，那些见证彼此青春的人，那些抱团取暖的人，总有一天各自天涯，谁也无法预料哪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次，所望去的那一眼是最后一眼，在我以为来日方长的时候，缘分已经进入倒计时。

有一次回家，我妈说：“妈妈年纪大了，见一次就少一次啦。”我眼泪刷地下来了，我妈吓坏了，说她只是开玩笑，她和我爸身体都好着呢。可我就是很难过，父母的衰老肉眼可见，我离家的时候，我妈能一口气不歇地爬上5层楼，现在上一层就得歇一歇。

这么多年以来我没好好照顾父母，在北京也没混出名堂，那在北京待着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我注定是个平庸的人，那就回老家去，至少能尽孝，让人生少一点儿遗憾。

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北京的工作。走之前，我又把司马台长城、古北水镇、国家博物馆、中山纪念堂逛了一遍。要说北京好不好，我觉得真好，那种文化上的滋养别的地方给不了，话剧、歌剧、舞剧四季常有，公园里总有人在大声

朗诵诗歌，也总有人在跑步，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生活。

我觉得当年既然坐火车来，走也应该坐火车走，我特意选了个硬卧上铺，和当年一模一样。来的时候是9月，南方还热着呢，北京已有凉意；走的时候是春节前夕，北京的树光秃秃的，叶子掉得一片都不剩，家乡的树木枝繁叶茂。看着窗外的风景，我的眼眶湿润了，14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青涩无知的小女孩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测试工程师，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如果可以，我真想留下来，带上父母，春天去居庸关看遍野的山花，夏天去南锣鼓巷喝老北京酸奶，秋天在钓鱼台欣赏浪漫的银杏林，冬天在什刹海坐冰车。



我回家后父母高兴坏了，他们就愿意全家平平安安在一起，我妈那几天走路都是飘的。看着他们的笑脸，我觉得我回来对了。

小地方的工作很不好找。北京高科技公司扎堆，凭我的专业能力，进个中小型公司，每月挣一两万元薪水绝对没问题；老家却是个以传统行业为主的小县城，服装厂、鞋厂这样的制造业企业遍地开花，唯缺互联网公司。回来前我做好了降薪的准备，却没想到连找个专业对口的

工作都这么难，最后不得不在亲戚的安排下，进了一家太阳能热水器厂当办公室副主任。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应聘过行政助理的职位，不出意外的话，职业生涯的终点会是办公室主任或者行政经理，但我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这份工作的专业性不强，而我希望自己有一技之长，大学学的那点儿东西千万别荒废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又重回这条轨道。

这是一家家族企业，老板娘管财务，老板娘的舅舅管供应，老板的弟弟管生产，多数重要的职位都由老板和老板娘的亲戚担任，关键是两边还时不时发生冲突，互相推卸责任。其他工作人员普遍有种绝望感，无论多努力，你也是个外人。这和北京大不一样，北京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大家都真刀真枪地拼专业，不管你是谁，业绩太“拉胯”就是干不长。当然我也没什么资格批评公司，因为我也是托关系进来的。

和家乡作别14年，实在有太多方面需要我努力去适应。

这里没有沉浸式戏剧，没有画展，没有音乐会，人们都致力于干活挣钱，好的一面是大家都很务实，不空谈，不扯淡；不好的一面是把物质看得很重。大家对财富特别向往，普遍羡慕那些住豪宅、买得起名牌包的人，

还明里暗里地攀比。我表弟建议我买辆二手的宝马或者奔驰，说上街的时候特别拉风，我哭笑不得——这么小的地方，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足矣，偶尔去远的地方打车或坐公交车都行。这不能说不好吧，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我只是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工作稳定下来后，爸妈安排了几次相亲，可能是运气不够，我没有遇到一个互相看得顺眼的。我想什么时候遇到合适的人，就什么时候结婚；他们会觉得我年纪这么大还不结婚，多半性格有问题，又是在北京混不下去的，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其中一个男的给我送了两次花，我道了谢，但完全没有和他继续交往的想法，他对介绍人说我是“奇葩”。

有一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以前的同事们去青龙峡团建，我发了条评论：“好想你们啊。”同事们纷纷回复：“快回来吧！”“我们也想你！”“测试工程师的职位有空缺哦。”

我对我妈说，我想北京了。我妈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如果我再回去，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人反反复复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妈说不会，不管我做什么



决定，她和我爸都支持。我说我放心不下他俩。我妈笑了，说她和我爸还没老到动不了呢，等哪天需要我照顾，我再回来也不迟。

父母的态度特别重要，有了他们的理解，我至少卸下了一半压力。他们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追求，跌跌撞撞往前走，直到有一天学会心无芥蒂地接纳生活的不如意。我的人生全靠父母托着呢。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还在原来的公司上班，心情有点儿沉重，和当年来北京上学时那种欢呼雀跃完全不一样。

生活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痛苦，小地方有小地方的痛苦，我无法逃避痛苦，只能选择如何承受。我舍不得北京的文化滋养，又放不下家人；在北京买不起房，回老家又不快乐，实在太难了。

我最近在看廊坊的房子，想在高铁站附近买套商住两用房，从这里到公司每天通勤时间大约3个小时，这在北京不算远。结不结婚、升不升职无所谓，但我希望在下个本命年到来之前能有个自己的窝，到时把父母接来，一家三口还在一起。💎



能以喜欢的方式生活的人，都精于自我管理。

# 没有人离开过隐贤

文 | 林特特



## 一

我姥姥家在隐贤，隐贤是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传说唐代有位大儒姓董，隐居于此，故名“隐贤”。“隐贤”之前，它的名字叫“百炉”，曹操曾在这儿练兵，支起众多火炉铸造兵器。百是虚数，形容其多。

几年前，一次闲聊，我妈说，她还见过那些炉子。我大惊，古迹保护得这么好？我爸打断我妈：“你见的那些炉子不是曹操的，是大炼钢铁时的。”

我妈和我爸毕业于同一所小学——隐贤小学。我大舅和我爸同班。我爷爷是最早一批的邮电工作者，他四处架电话线，建电话局，每到一个地方，就得待几年。我爸上小学那几年，他们在隐贤。

那几年，我奶奶把她妹妹嫁进隐贤一户姓张的人家，从此，他们即便离开，因为有我姨奶奶这门亲戚，也割不断和隐贤的联系。

我妈便是我姨奶奶托人说给我爸的。见了面，我爸才知道，我妈是同学的妹妹，小时候他还去我姥姥家偷过枣。

我妈是隐贤本地人。现在回去，遇到老人，还喊她小名“大丫子”。更多的人喊她“梁继魁大闺女”，梁继魁是我姥爷。

我姥爷不识字，却是天生的商人。他从长工做起，在隐贤开了自己的爆竹厂、香厂。他脾气不好，但他常说，人有脾气才能成事，我妈因为脾气最暴躁，成为他6个儿女中最受宠的。

作为最受宠的女儿，我妈说“别人都想有一件的确良衬衫，而我有两件”，我妈因此自豪了40年。

后来家道中落。最穷的时候，我妈和我大舅卸了一扇门去集市上卖，卖完，他俩才有学费上学。

## 二

没有年轻人愿意一辈子待在隐贤。

1979年，我妈嫁给我爸，离开了隐贤。

在此之前，我大舅做了8年知青，招工去了寿县。接着，我三姨也去了寿县，和我大舅做了同事。再接着，我小姨由我三叔介绍，嫁给我三叔的哥们儿，和我家几站地之隔，我们都在合肥。同时期，我小舅去了珠海，又在上海待了10年。

留在老家的只有我二姨，她负责照顾我姥姥。

我姥爷已于1980年1月8日去世，那时我两个月大，我妈带着我从合肥赶回去见我姥爷最后一面，他看到我时，只能点头，说不出话。

那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对我姥爷的全部印象，都来自姥姥家一进门对着的那面墙上的遗像，

以及过年串亲戚时，有人介绍我是“梁继魁家大外孙女”。

从1980年到2007年，每两年，我回隐贤过一次年。

一方面，因为交通不便，从合肥出发，非一天一夜不能抵达；另一方面，家里房子小，全家人聚齐，万万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地儿睡。于是，我妈6个兄弟姐妹排了班，轮着回。

老屋翻新前，轮到我家回，也没有我睡的床。还好，我有嫁给张家的姨奶奶。无数个夜晚，我在姥姥家放完烟花，吃完饭，打完牌，由我爸陪着，穿过幽暗的小巷，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或泥，走到一扇两边都是砖墙的木门前，我爸握着圆形的门把拍拍门，“姨！姨！”须臾，便听见姨奶奶或姨爷爷穿着拖鞋扑簌簌小跑过来的脚步声。

除了姨奶奶家，我对隐贤的记忆还有——

长街。

和所有古镇一样，无数人无数年的脚步，磨平了每一块青石板的棱角；两边的店铺均是板门，开门，要一块一块卸，关门，要一块一块合。

大河。

河水泛黄，河面开阔。河对岸是另一个隐贤，叫西隐贤。河上有船，有事去河对岸的镇民，每日坐船来回。

各种外号。

镇南有个老赖，外号“橡皮脸”，顾名思义，欠债不还，脸皮如橡皮。

各种传奇。

比如，我姥姥的亲妹妹爱唱戏，20世纪60年代时，为了唱戏，抛夫弃女，离开隐贤去淮南、六安唱。

以及甘蔗，特别甜；菜，尤其乌菜，特别脆；鸡蛋，打出的蛋花都比城里的黄些；菜咸，咸到让人嘴发麻……

### 三

以上故事，大多由我姥姥告诉我。

我姥姥活着时，爱吃麻花，喜欢听我说普通话，对一件东西最大价值的评估是“怕要200块吧”。

她常扎着一块蓝色头巾，穿同色对襟大褂，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和路过的每个人聊天。她给人起外号，惟妙惟肖，她常提起她的两个闺蜜，“话妈妈”和“四方奶奶”——话妈妈的话太多，四方奶奶的脸是方的。

隐贤的所有人、所有故事都在我姥姥肚子里，她的世界只有隐贤。我们每次回去，我姥姥都欢天喜地；每次走，她都要抹眼泪。

我姥姥走了，我二姨不用留在隐贤，她的孩子、我三姨的孩

子都在合肥工作，我小舅也从上海搬到了合肥。我大舅在我姥姥之后去世，现在他们剩下的5个兄弟姐妹晚年竟在合肥“会师”，住得很近。

他们不用再按一三五、二四六的出生顺序轮着回去过年。在我姥姥去世后的一两年，他们只在清明时回隐贤上坟。一两年后，每个人都意识到“不对”，不是“对错”的对，是“对味儿”的对，他们决定，每年开车从合肥搬运年货回隐贤，过完年再走，一如过去那些年。

“不只是为了过年。”“肯定不是为了回隐贤。”我妈及她的兄弟姐妹都振振有词。

他们的理由如下：小朋友们能放烟花；菜好、蛋好、肉新鲜，多买点儿带回合肥；能开4桌麻将；能坐船，有沙滩；有真正古老而非加工过的古街；有能喊得出他们每个人小名的老邻居和亲戚；院子大，可以拍全家福；姥爷的香厂还在……

添丁进口了，房间仍然不够住，我的表兄弟姐妹们，晚上住宾馆，白天回老屋打麻将。

门头贴着横批，门板上贴着对联，一年住一次的老屋像天天有人住。

年轻时，他们没有人想一辈子待在隐贤。

现在，他们没有人离开过隐贤。◆

图 | 一个正常的喵

专栏 | 四时佳兴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文一南在南方  
柳枝

画中的绿色帽子以柳条为佳，荷叶次之，属胖白小娃戴上好看。春日，戴个柳条帽子，是不自觉的事情。

唐人段成式说，唐中宗赐内臣细柳圈，戴之可免蚕毒。戴柳慢慢成了习俗。清人杨韞华有诗：

“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戴柳到这儿已经是好看了。自然，风摆柳也好看，走来一个这样的女子更好看。

折柳一直有象征意义，乐府有诗：“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许多离别诗中，除了“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是赠梅，大多要折柳的。折啊折，那么多留恋，那么多惜别，写不尽。

章台柳自唐以来吟诵不衰。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这是诗人韩翃写给妻子柳氏的。那时韩诗人在长

安，和李生交厚，柳氏原是李生的爱妾，割爱了。诗人中举，回乡光宗耀祖，不承想，遭遇安史之乱，一时回不了城，等回来时，柳氏不知所踪，遍寻其人，却发现已削发为尼了，托人送点儿碎银和一首诗，除了问候，还有点儿忐忑。柳氏泪下回他：“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柳氏只是感慨聚少离多，准备蓄发，诗人也准备去迎，柳氏却被番将沙吒利抢去专宠。诗人失魂落魄，有天在龙首冈闲逛，看到一辆车，帘子忽然掀开，是柳氏。柳氏让使女转告他明天去个地方，给他点儿东西”。他去了，柳氏从车里递给他一些香膏，说了这样两句话：“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今生再见，再也不见。

再后来，诗人遇到一位侠

客许俊，看诗人不乐，问怎么了，诗人便回答。许侠客说，去去就来。酒尚温，接来柳氏。再后来，皇上下诏，他俩得以破镜重圆。

这样的佳话，冯梦龙《情史》里也有一则，说的是宋代事情。

李之问是礼部属官，有一天到京城开封出差，跟美人聂胜琼一见倾心，难分难舍，可是得回家啊。聂美人在莲花楼设宴，抱琴唱了一首词，如诉如泣，末句唱道：“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

李之问默默放下行李，又住了些时日，还是得回去。

走了一日，如隔三秋。朝思暮想，半个月过去，聂美人写了首词，快马加鞭着人送去。李之问接到词，读之泪如雨下，收进书箱里。回家了，老婆洗尘、收纳，看见这首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跟



老婆说了，等待老婆发落，老婆忽然一笑：这女子这般才情，给你当妾怎么样啊？

这故事最终的结局，是他老婆变卖嫁妆，李之问把聂美人赎回来了。书上说，她俩终身和睦，以姐妹相待。可惜，李之问的老婆姓啥叫啥，不见记载。而李之问也是因为聂胜琼，才记在书里。

那首聂胜琼的词《鹧鸪天》收在《全宋词》里：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

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别个人人第五程”，大约是说李之问想走没走好多次了，这一回真是走了。“别个人人”，语气可爱，她知道是“别个人人”，不是她的“人人”。流眼泪，又下着雨，隔个帘儿，天也哭，我也哭，你哭不哭？

只是聂美人没承想竟然感动了李之问的原配。情之动人，词里是一种，词外是一种。

一些柳在诗词里，一些柳

长在村头、渡口、旅店，或者满山遍野，一般人家很少种柳，讲究“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鬼拍手”。“鬼拍手”是指杨树，小叶对生，有风时容易“拍手”，夜半听着骇人。至于桑树，因为谐音，不吉利。柳树因为不结籽，也容易让人想着“后继无人”。

从来山水有清音，清明时节，江南有人要在大门上插一条柳枝，没有别的意思，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主要是看天气。◇

# 有时候，撤退是一种进攻

文 | 格桑亚西

—

有时候，撤退是一种进攻。  
有时候，失败是一次胜利。  
有时候，置之死地可以获得新的生机。

当然需要信念，需要忍耐，  
需要等待。

感谢法国军人，他们用忠勇的环形防御，使德国装甲军团的滚滚洪流有所迟滞。钢铁履带飞快转动，碾压过开花的原野，炮火连天，堑壕残破，硝烟遮蔽了鸟儿的天空。

他们死战不退也没有地方可退，用汗水、鲜血、漫长战俘营的代价，为陷入重围的盟友，赢得金子般宝贵的9天9夜。

9个昼夜，一共撤出338226人，平均每分钟就有26名战士获救。他们可能是英军上尉，可能是法军中士，可能是比利时军士长，但更多的是憔悴疲乏的普通大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5年后的夏季，从距离这里仅两小时车程的另外5片海滩，重新回到法国。只不过后面这次，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心境，以压倒一切的



■ 在敦刻尔克海滩的亚特兰蒂斯墙掩体

态势回到法国的。他们的人数也高达惊人的288万，接近5年前撤退时的10倍。

这当然是后话，在1940年初夏还看不出来一丝端倪。

当时晦暗。

围困，空袭，伤病，溺水。

有许多人，他们倒在松软的滩涂上，淹没在窄窄的海峡里，永远没有机会像回溯的潮水，惊涛拍岸，重新找回战士的荣耀。

铭记这样一些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群亲友、老师、同学、恋人，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分别；都有纷飞的眼泪、永不磨灭的记忆、无法平复的伤痛。

4万余人被俘，将近3万人阵亡。

仅仅是“兰开斯特里亚”号邮轮被击沉，就有3500名英军葬身大海，死难人数远远超出大名鼎鼎的“泰坦尼克”号，吓得英国政府不得不长时间封锁消息，担心会因此影响了士气而一蹶不振。直到有不少尸体漂上海滩，他们也是使用惯常的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敢正面承认。

这是大英帝国的至暗时刻，国家面临空前危机。战事凶险，结局未卜，岛屿孤立。

是战是和，议会争吵不休，意见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匮乏的战争资源，盟友暧昧的态度，使得昔日傲骄的日不落帝国首相忧心忡忡地抽着雪茄，在唐宁街10号某个烟雾浓重的房间里，苦着虚胖的脸。

这张脸，曾经傲慢得很哩！

但不列颠毕竟是不屈的。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这个振奋人心的声音此时此刻正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鼓舞了所有不堪专制奴役、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和民族。其中也包括不惧焦土抗敌，正在与日本侵略者苦苦缠斗，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军民。

“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

这个声音也同样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勉强保全了远征军主力而盲目乐观，要做好长期奋

斗、争取早日转入反攻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这样的人，平时或许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尖酸刻薄，不够友善，雪茄抽得很凶，还有酗酒等臭毛病，却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在民众陷入失败主义情绪的危急关头，登高一呼，山鸣谷应，慷慨陈词，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重拾希望和信心。

在虚妄的胜利错觉甚嚣尘上，整个社会膨胀浮躁、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当头棒喝，让人们于自满自大和得意忘形中猝然心惊，重新回归清醒和理性。

## 二

搭乘免费的公共巴士，我一站站沿着绵延几十公里的海滩行进。

海岸公路沿线建有很多墓地，敌对双方的都有，不规则分布着，像一个没办法下完的残局。模样如围棋、跳棋、象棋的棋子，更有方块状的军棋棋子，就那样被摆放着，接受风吹雨打，或隆重祭奠，或默默无闻。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雾气，海浪，所有的春夏秋冬，汽车行驶的声音，关切或者冷漠的目光。

Smith（史密斯）、Jones（琼斯）、Williams（威廉姆斯）、Karl（卡尔）、Mark（马

克）、Andreas（安德里亚斯）……

时光流逝，他们的灵魂佩戴着式样不同的钢盔，永远停留在20岁甚至更小的时空维度里，不再老去。

细细琢磨人类社会20世纪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代号，发生在眼前这片海滩的大撤退行动，名字叫“发电机”；发起于几年后不远处海滩的全面反攻，代号是“霸王”。

“发电机”为即将陷入暗黑无际的欧洲大陆保留下最后一线光明的可能性；“霸王”则充溢着满满自信和冲天豪气。

“发电机”和“霸王”，两大行动互为因果，相互关联，类似一篇好作文的首尾呼应。没有“发电机”，“霸王”则无从谈起；没有“霸王”，“发电机”也毫无意义。

只是，1940年暮春时节，吃力得几乎不堪重负的“发电机”能够预知1944年夏季摧枯拉朽的“霸王”吗？

我当然说的就是敦克尔克，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不是溃退。

因为有事前预案，有序组织，基本遵守纪律。

还有民众广泛的支持和参与。紧要关头，他们驾驶着各式各样的船只，从海峡对面浩浩荡

荡赶来：并不适合风浪的内河舢板，接近退休的老旧明轮，内饰考究的私人游艇、渔舟、拖船、驳船，总之如他们的自我调侃，是一切可以漂浮在海上的物件。

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这些民船被庄重地统称为“敦刻尔克小艇”。

起初的期望值，不过是撤出来区区3万人。

也是太过悲观了。

我此刻就站在仅存的东堤上，迎着向西沉落的太阳。

1940年5月26日到6月3日，它是唯一能够勉强停靠大型舰船的深水码头。

其实都算不上码头，真正的码头已经被戈林的空军悉数炸毁，它只是一段防波堤，幸存下来，临时充当码头帮助撤退军队。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大概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伊始，大英帝国就没有蒙受过如此巨量的损失，尤其在器物层面。

从我眼前的沙滩开始，包括狭长的整个敦克尔克战区，被遗弃的物资装备堆积如山，大部分完好无损。

车辆、武器、辎重。

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2.1万挺机关枪、6400支反坦克枪，还有包括食品、药品、衣

物在内的50万吨军用物资。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真是富有啊，追踪而来的敌人捡了个盆满钵满。

30多万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回到英国的。

但是对于英国这样的重工业化国家，朝野上下的认识倒是高度一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有人才会有国家、政府、未来。丢盔卸甲算什么？战列舰、巡洋舰沉没怕什么？有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这样的工业基地，有数千万同仇敌忾的人民，还有英联邦所属的庞大土地和人口，假以时日，一切可以复制，一切可以弥补。心还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 三

已经是黄昏，迟迟不肯下沉的太阳照耀着敦克尔克海面，东堤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垂钓人。钓丝沉入灰绿的海水，沉入依旧混沌的历史深处。

敦克尔克的海滨其实是不适合游泳的，走出老远，水深依然只到腰际，然而风疾浪涌，含沙量大的海水显得浑浊。浸没海中，吐出硌牙的咔嚓作响的沙粒，我在努力体会当年涉水登船的士兵心境。

海滩上，人们在8月末的阳光下欢乐着，孩子们挖掘水沟，

构筑城堡，老人静坐，远处水面有人练习冲浪，天空飘有滑翔伞。面朝大海，夏末秋初，英国就在水天相连处，眼睛还无法望见的北方。

1940年，它高耸的白垩纪海岸就是光明的路标，以其亘古不变的醒目形象，指引着生命、希望、勇气，还有几年后大反攻的路径。

在一艘永久靠泊的明轮轮船旁，我喝到此行最好的自酿啤酒，牌子是“Brasseurs”，酒标上画着3位手托大酒杯、腰系红围裙的酒保。始于1910年的老酒馆，红宝石颜色的酒液，混合有甜酸味道的覆盆子。

那艘大名鼎鼎的功勋轮船就泊在窗外不远处，大撤退中，它以老旧之躯，往返英吉利海峡四次，拯救了1673位官兵的生命，其中包括500名法军。如今的它被油漆刷成崭新模样，像一位在夕阳下陷入荣光回忆的老美人，陪伴它的，是一大群一大群仿佛海洋之花一般的桃红色水母。

看着她窄小狭长的船身，想象着她以很深的吃水，在海峡摇摇晃晃航行的样子，我向她举起酒杯，心里满满的，全是尊敬。

也不知道当年急切奔向海边的军人，有没有时间停下脚步，于漫天炮火的间隙里，在这里匆匆喝上一杯。💎

# 春天的风

文|沈书枝

## 会吹来

### 一

这是20天里我第二次出门。隔着玻璃，午后阳光与空气显得温暖而干净，有细微的寒风从上旋着打开的窗户吹进。突然有那么一下，心里有个声音说：

“应当去附近公园看一看鸟，不要担心会冷、可能没有鸟之类的事，只要穿衣服，出门。”

于是换好衣服，拿好相机和望远镜，十多分钟后走到公园门口。

天气比上次来时要暖，甚至隐隐有了一些春天的气息。往前不远，路旁一片松柏林里，一大片细碎微弱的小雀声散落在空气中，却望不见一只鸟的踪影。也许是躲在那几棵柏树里面了。应该是麻雀，也许还有黑头鹇。短小的刺叶攒得太密实了，使人看不见里面，只在一个枝间的缝隙里，透过望远镜，我看见两只麻雀站在里面的树枝上，面上正是那可爱的黑斑，也对我看着。此外只有灰喜鹊，拖着灰蓝的长尾巴从上面天空飞过，落到某棵树上，发出哑哑几声。

往前走，即看到这公园中每年春天最早开放的那棵望春玉兰。这棵望春玉兰的花较小，开时也显得瘦弱，但这几年中，毫



无例外，年年在3月中旬的头几日，就在山桃盛开之际，绽放出这公园所有玉兰中最早的花来，给那时苦苦等候着花开的我的心上，投下细弱的安慰。此时望春玉兰小枝顶端的冬芽仍是小小毛茸，如同毛笔捺出的一个小尖，看起来并不比1月时大。

旁边树林里，玉兰和二乔玉兰的枝和冬芽显得要粗壮得多，但也并不大，使人想象不出再过四十来天，就是这些冬芽将绽出肥硕的花来。树皮泛灰白，树上残留的果序很少，基本已全落光了。这次观察，我发现玉兰每年的花都开在新分蘖的小枝顶端，而旧年开花的小枝顶端便不再结出花苞，只留下一小截短尖的枝杈。

### 二

再往前走，穿过一条橡胶跑道，隔着一片碧桃林，在后面松树和金银木下，有一群鸟在觅食，是灰椋鸟和灰喜鹊。几只灰椋鸟在这光秃秃的地面上啄来啄去。灰胖的身子、后脸颊边和身边旁侧的各一抹白，显示出它们的特征，微微缩着脖子，有如胖红薯般的身体，加上那伶俐的橙黄的喙与脚，让人觉得有种笨拙的可爱。

沿着橡胶跑道往前走，路旁空地上很快出现一小群金翅雀与麻雀。这一块空地稀疏地种着些毛白杨、栾树和几丛迎春、连翘，地上的枯叶当然也早都耙净了，它们就在草皮与灌木丛下的土坑边啄来

啄去。金翅雀和麻雀一样，看起来是那么轻灵，混在一起时却能一眼分出来，这要缘于它那镶着一道细窄金边的翅膀和如同最纯粹的花粉沾染出的金黄色尾腹——看金翅雀时，我沉迷于这金黄的明亮，而有时候，当它正面朝向人时，望远镜里能看清它灰色头上的眼睛，以及喙四周布着一圈小小的黑色，看着看着，我会无端地觉得，它看起来也有一点儿凶呢……却忽见它们为什么所惊，一下全飞到对面一棵刺槐树上，在空中掉出一下一下轻捷的弧形。站在高处，在背后阳光的映照下，现在它们的腹部看起来更加金黄了。没过几秒，它们看着没有什么危险，就又飞回原地，继续找吃的了。

金翅雀吃什么呢？这贫瘠的地面总使人怀疑它们的收获，但这是我这个冬天第三次在这公园看见它们，每次都是小小的一群，应当是有能生存下去的优势吧。

在这空地尽头，一截短短的小石板路铺向里边，通向还像从前一样未经围绕的一带山坡。走进去，是一大片毛白杨林，间或种着些臭椿、栾树之类。因为离大路较远，这里很安静。放眼望去，5只灰喜鹊掉着长长的尾巴，挂在一棵毛白杨竖着向上生长的几根高枝上，恰在相同的高度，

背后是与之颜色相称的白云与蓝天——望起来如一幅画一般。

要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确实是冬日里一个难得的日子，阳光很好，空气清新，微微的风流动过去，树林中所见一切皆通透、清澈。毛白杨们长得很高，在冬天里，脱尽了树叶之后，树干看起来尤为银白，几乎是发着光。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春天的花芽结在枝头。臭椿的翅果仍挂着，雪打风吹过后，如今变得稍稍稀少，看起来更薄一些。

这样的空气中，人忍不住要开始反省：的确是应当出来，而不是总待在屋子里。

忽而听到几声响亮而动听的鸣声，这是什么鸟呢？那鸣声显然来自比很小的雀子们大的鸟。往那声音来源的方向搜寻了一番——一只黑色的鸟——一只八哥正停在树上唱歌，不过几秒，便倏一下飞走了。书上说北京的八哥可能源于笼养的逸鸟，数量正在逐步增加，这样看觉得很有意思。接着往前走，又有两只珠颈斑鸠和一群麻雀在一片油松林下找食吃。咕咕们屁股一转，转瞬隐没不见了，只剩麻雀们在树下，不顾向暮的空气中渐渐侵起的寒气，不停地这里啄啄，那里啄啄。小团淡褐的毛球们，光看它们的动作，很容易以为它们空无所获，然而回来放大

了看相机拍下的瞬间，分明在那张开的小嘴里看见了类似种子的东西。



天色渐晚，双脚也逐渐感觉到地上升起的寒气，我开始往回走。

在西边的树林背后，可以看到远处夕阳的红色渐渐染上了那一片的空气，使之带上淡淡的黄色，东面与北面的天与云却仍保留着明净的蓝与白的融合交错。刺槐冬天的骨骼近于黑色，老枝劲直曲折，小枝细碎嶙峋，映着背后天空，一时竟有着元人古画的意趣。

在路上我遇见一只塑料喇叭，挂在树上，不停播放着口号。走至一块水泥空地边，在一棵高高的毛白杨上，我再一次听到一阵儿婉转而明亮的鸣声。一只黑色的鸟。是刚刚那只八哥吗？举起望远镜，才发现原来是一只乌鸫。在寒意渐深的空气里，这只乌鸫站在高高的树枝上，一心一意地鸣唱，一小段一小段地，像一个吹口哨的人，唱一小段，停歇几秒，接着又唱起下一段。在这音声中，出现得最多的是一段五音节的鸣唱，带着明亮的颤音；有一段则竟像是电瓶车被触碰后报警的声音——乌鸫很擅长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这

乌鸦的歌声之外，旁边是另一只不停播放的喇叭，“疫情防控期间……”几乎将它的声音淹没，亏得乌鸦的歌声是那样圆润清亮，才能在这喇叭声中跳脱而出。没有人留意到那只乌鸦正在那样高而明亮的树上，在洪水般的喇叭声里展开它动人的歌喉。

继续往前走，经过人工池塘边，塘面上结了冰，很久之前下的雪在一些背阴地方还积着薄薄一层白。池上有一座水泥小桥，桥下有一小块水面结冰后被人工敲破，午后偶尔有大人带着小孩来，给池子里养的红鱼喂馒头和面包。红鱼们因此成群聚集在这里。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来到栏杆边，招呼他弟弟模样的人：“快来看，这么多鱼，简直是——”说到这时他停了下来，想了一秒，然后接着说：“鱼海！”弟弟过来看了一眼，笑嘻嘻地说：“哇，这么多，何止是鱼海啊——”

在那一刻，我想起大卫·爱登堡所说的“基线移动综合征”。他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那本书里说，我们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界定什么是常态，我们判断现在海洋的出产，依据的是今天我们所知的鱼的数量，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情形是怎样。他说：“自20世纪

50年代以来，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不断移动的基线歪曲了我们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认知。我们忘记了，在过去某个时期，温带森林几天都走不到头，野牛群规模大到需要4个小时才能全部经过，鸟群飞起来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这样的情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还是常态，而今都已成为过去。我们习惯了一个贫乏的星球。

“我们用驯顺的取代了野性的。我们把地球视为我们的星球、人治人享的星球，却没有给生命世界的其他成员留下多少活路。真正的野生世界——没有人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人类占领了地球。”

自然的基线处于不断的衰退中，新出生的人们在新的环境里，以为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自然的状态，而对自己实际在怎样的贫乏与危机中一无所知。

在我小的时候，听父母说起过去，在田里用鸡笼抓鱼、抓虾还是极其常见的事情，到我那时候，则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化肥与农药已开始和田里施用。但那

时田畈里尚有许多青蛙、黄鳝、各式各样的昆虫，下雨天门口场基上数不清的蜻蜓，夏日的晚上，萤火虫飞到纳凉人的手上停歇。到如今，则一切寥寥可数，蜻蜓稀疏，萤火虫消失不见，更不说其他昆虫。而这个城市中极普通的公园和里面对着人工养殖的红鲤鱼说着“鱼海”的人们，大概也就提示着我们现在城市的自然基线。

然而天上的云仍使我感动，它们油润洁白地铺在晚樱林上，仿佛普里什文所说的“天鹅未曾揉乱的胸脯”，刚刚沾上黄昏几不可察的粉色，是属于春天的色彩。现在我回到了公园门口，拐到那片种着油松和元宝槭的小山坡上去了。元宝槭上的果实几乎掉光了，只偶尔几根树枝上还吊着几颗干枯的翅果。没有人声，也没有鸟雀的影子。淡白的月亮在云层中渐渐显露出来，如同显现在渐渐退潮的沙滩上，边缘渗一丝毛茸的湿意。只是转身走出公园的时间，对面天边一道一道的云上，已经沾染上了最后的粉红、淡紫色彩，等走到楼下，红紫已经消逝，漫然的灰蓝将它们笼罩了起来。但人们不再着急，知道春天的风会吹来。◇



文  
一  
曾  
颖乌  
龟  
市  
的  
烩  
面

距我家一里远，有条小街，叫五桂寺，是县城西面几个乡入城路的汇聚口，异常热闹。此地是否原有一座长着5棵桂花树的寺庙，已不可考，乡人更喜欢叫它“乌龟市”。

乌龟市曾有一个供销社门市部，油盐酱醋、五金百货，甚至有些玩具和小人书，那里是我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但因为没钱，只能隔着玻璃，眼巴巴地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已攒够了钱，从营业员手中接过小人书或飞行棋……

除了这些，我最喜欢的，就是供销社综合食堂。相比于橱窗里隔着玻璃的梦想，这里的東西更直观也更实在，还能闻到香气，眼睛、鼻子甚至耳朵，都能“打上牙祭”。

食堂没有菜谱，墙上一个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当日采购员买来的菜食，能做出来的

无非就是回锅肉、粉蒸肉、红烧肉、麻婆豆腐之类的。

食堂门口有3个摊儿，一个卖蒸菜，一个卖烧饼，一个卖烩面，都由一个红鼻子大叔掌管着。大叔先前在城隍庙夜市摆摊卖烩面，后来不许私人摆摊了，他便被供销社连摊儿带人招了进去，虽然收入大不如前，但风不吹雨不淋，卖多卖少没人唠叨，也乐得清闲——表面上看照看的是3桩生意，但干的活儿却并不比先前单干时多。大叔的蒸笼里常常无肉可蒸，烧饼摊儿只有在冬至节前一晚会稍忙一点儿。那时，搞来羊肉是件难事，但怀旧的人家，在棒子骨汤里撒几根香菜，也要冒充一下羊肉汤过过瘾；而烧饼，是这模仿秀中必不可少且唯一正宗的演员。

所以，红鼻子大叔主要照看的，还是他最擅长的烩面。他也因此成为我最喜欢的人物，在我

心目中，他的地位不亚于东门糕饼店做糖的黑鼻子大叔。

常有人说“这人长得像喝醉了一样”，我觉得就是在说红鼻子大叔。即使不喝酒，他的脸上也自带几分酒意。膨胀的大鼻子挤压着两颗惺忪的眼睛，像极了偷喝了醪糟的肥猫。他的头一年四季都油光锃亮，两只耳朵像刚吵了架的夫妻，谁也不理谁地别向相反的方向。一条曾经可能是白色的灰色围腰像勒在气球上一般，绑在他一直没停止膨胀的腰上，如同一个肚兜——只需往他怀里塞进去一条大鲤鱼，他便是个老年版的大阿福。

比阿福形象更精彩的，是他做烩面的技术。有一个暑假，在长长的五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跑到食堂门口，看他把敲得梆梆响的响皮炸成金黄的黄叶，然后切成细条，放进翻滚的骨汤里，放面，放海带丝和萝卜丝，再往里

一大勺一大勺地放盐、味精以及芡粉水，舀起来，在空中划一道妖娆的弧，然后倒入炸好的肉丸子，等有人来买时，用粗瓷海碗盛了，再撒上几颗青白鲜亮的葱花，热气袅袅，魅惑无比。然后满意地用勺子在锅边敲两下，像是给这套完美的表演画一个句号。

烩面的售价是一角二分钱，这是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烩面里有酥肉，有圆子，还有萝卜丝和面，吃完了还可以饶上半碗汤，香喷喷、热乎乎、软绵绵地滑入久不见荤腥的肚子，那份美劲儿，就甭提了。即使再贫困、再抠门的赶场人，从此路过，也忍不住停下脚来，从裤腰上解下钱袋，抖搂出几张票子，捋直了，小心放到案板上，然后眼巴巴地看红鼻子大叔的一套舀面表演，两声勺响，颤巍巍端起，一喝一大口，然后长长地伸出舌头，吐出一口热气，烫得再凶也

舍不得吐。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激动地吞下自己口中丰茂的水分，捏捏空空的口袋，或把摊子前随意一个中老年妇女想成妈妈或外婆，想象她们掏出钱来，买下一碗，满眼幸福地看我狼吞虎咽，然后乐呵呵地饮尽碗中剩下的一小口汤……

多数时候，我都能战胜这份狂想，郁郁地离开。直至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乡下人从背篓里的红布里抓出两把米，“哗哗”放到秤盘上，红鼻子大叔拎起来看了看，然后倒进身后的缸里，拿起面勺，在烩面锅里给他舀了大大的一碗，我脑中一个小铃铛，叮地响了一声。

米是最硬的硬通货！我怎么忘了这茬儿？

我当即溜回家里，从米缸里抓出几把米，用手帕包了，老鼠过街一样依着墙脚，溜回烩面

摊子前，感觉前后左右，都是眼睛……

红鼻子大叔倒没什么反应，照样拎起秤盘，掂了掂，然后舀了一大碗烩面给我，看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碗边，蹲下身来，把我刚才拿来的小米包放在我的手中，说：“孩子，你记着，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人不能被自己的嘴指使了！”

他的话音不重，却像山峦倾覆一样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捧起那袋米，像捧着一团烧红的炭，熟虾米一般，羞愧而弯曲地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家里的米。

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不问而取。

这也许是乌龟市上那碗烩面给我最大的营养，由胃入心，滋养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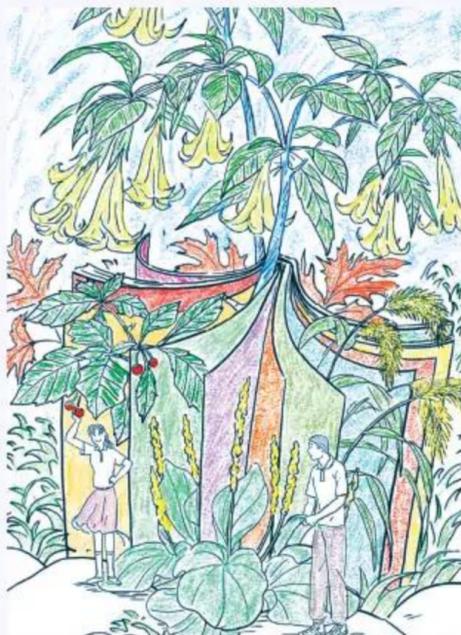
“ 隐 秘 青 春 ” 专 栏 填 色 活 动 获 奖 名 单

2021年  
第10期“隐秘  
青春”填色活  
动，获奖者是  
肖尚勤、高继  
飞。

图一肖尚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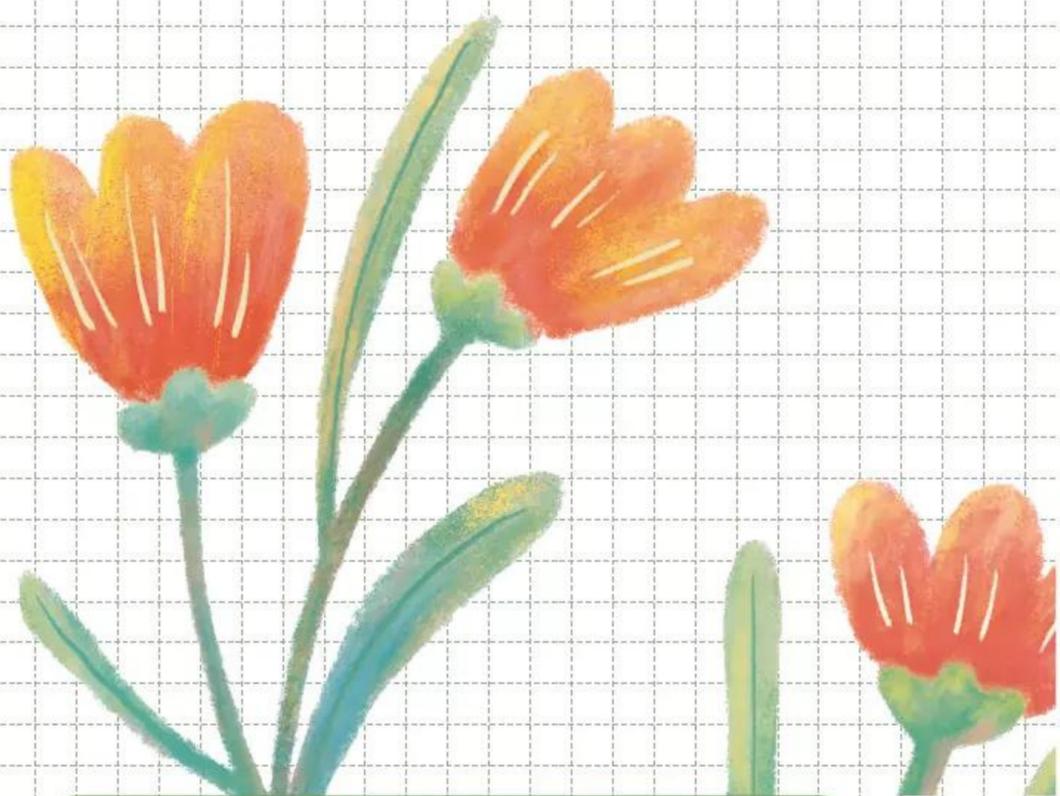
图二高继飞



恭喜获奖者！请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送至 yczhengwen@qq.com，就可获赠读者文创产品一件。

# 原来，没有我 也可以很好

文 | 巫小诗



最近发生了一件还蛮有感触的事情。

我的好朋友是一位全职妈妈，平时，可爱的孩子基本是她一个人带，丈夫虽然工作忙却很体贴，她是很多人羡慕的那种幸福主妇。我也很羡慕她。

以往，我们偶尔的小聚，都是我去她家里，一来方便她照顾孩子，二来家属不在也方便我们闺蜜唠嗑。

这次，她选择周末出来和我见面，把娃留在家给丈夫照看，她实在太想体验一天完全不用带孩子的时光了；同时她也想看看，从未单独带过娃的丈夫，能否胜任这一日的“全职爸爸”。

本来应该是自由轻盈的一天，两个大龄女青年像单身女学生一样，逛东西南北街市，聊天文地理八卦，品蒸烤烹炸美食……可是，她常常心不在焉，每隔几十分钟，就会微信确认一次：“宝宝今天是否安好，吃了吗？睡了吗？拉了吗？”“某某东西能找到吗？”“某某工具会使用吗？”

我在旁边笑道：“哎呀，你别把你先生当个傻子似的，他是个成熟的大人，宝宝也不是小奶娃了，他俩能单独相处的。适当放手，你才能偶尔自由呀。”

在我的劝说下，她收起了手机，和我去看了场电影，全程挺投入的，直到从电影院出来，到餐厅坐下，她才重新掏出手机。

她看着手机，欣慰地傻笑，然后把手机递给我看。

手机画面是她家客厅的监控画面，此时，她可爱的宝宝正依偎在爸爸的怀里看电视，一副目不转睛的认真模样；爸爸的手也不时在宝宝的背上轻抚，一片岁月静好。

我说：“哎，你看，他俩晚餐吃的是肯德基，茶几上有包装袋。”

她边说“偶尔吃吃也没关系啦，我还以为他会自己下厨呢”，边笑着在手机上调控摄像头角度，看看家里的其他位置，边看边嘟囔：“可以啊，还收拾了下家里。”

我们边等菜边聊天，我想向她取一些幸福生活的“真经”。可聊着聊着，我乐观的、幸福的好朋友，居然哭起来了。我愣了，完全不知道她为何而哭，赶忙递上纸巾。

她眼泪大颗大颗地落：“我以为没我不行的，原来没有我也很好。”

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问她：“如果刚才视频里看到的是你先生手足无措的带娃模样，你是不是心情反



倒会更好一些？”

她哽咽着说：“我不知道。”

我补充道：“你会的，可能刚开始是有点儿生气，生气自己才走一会儿，家里就不行了，但转念一想，又会因为家人很需要你而欣慰。”

她点头认可我的推断。

接下来的晚餐，她依旧魂不守舍，我们没聊幸福生活的话题，而是聊了很多对未来的规划。她之前只是在犹豫孩子上幼儿园后自己要不要出去上班，因为今天的事，她对决定去上班的想法又多了一成坚定。

我挺支持她的。

我本以为，对全职妈妈而言，面对甩手掌柜般的丈夫是让人失落的，没想到，还有另一种灵魂深处的失落是“没有我也很好”。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么幸福还哭鼻子，有点儿“做作”了，但我真的很懂她这种微妙的矛盾心情。

如果我是全职太太，如果我为家庭倾尽了所有，我每天都在家里……当我不在家的第一天，我最想看到的或许真不是父慈子孝、岁月静好，而是玩具散落一地，厨房一片

狼藉，丈夫胡乱系着小围裙，从厨房端出一盘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娃蓬头垢面，哭着说：

“妈妈去哪了？我要妈妈。”最后，我宛若救世主般回家，整个人站在门口发着光，孩子跑过来抱着我，久久不撒手，丈夫讨好地说：

“你平时辛苦了，没你真不行。”

当我意识到，我能完全共情这些想法，甚至想得比别人更为立体夸张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些害怕的。

我也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梦想，自己掌握人生的感觉难道不是更好吗？

把幸福像鸡蛋一样分在好几个篮子里，家庭、事业、友谊、兴趣……多元化的幸福才是最稳固的，拓宽自己的幸福，也不限制他人的幸福。

我们需要学会释然，每一个自己爱的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他们自己的人生，无须和自己24小时绑定，应该告诉自己：“他们没有我也很好。”

作为伴侣、作为孩子，要让你的爱人、你的父母知道，对方的存在很重要，你甚至可以偶尔示弱、撒娇，告诉对方：“没有你，我真的不行。”

# 雪中的道路

文 | 贾 想



一

胶东又降大雪。

即使家人不发照片，我也看得见此时此刻村庄的景象：在所有的方向上，只有雪、雪、雪。没有房屋，也没有道路。山谷重回先祖来临之前的岁月。那时的居民是悦耳的溪水、滑翔的山雀和雪中的树。

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自小，有过多少个冬天，我就拥有过多少场雪。我置身雪的早晨、雪的午后和雪的夜晚。我踏足雪的田野、雪的山岭和雪的峡谷。我比水更了解雪，比雨更接近雪。只要一个人在雪地里待得足

够久，待到不觉身寒、不舍昼夜，就必定会焕然一新，像婴儿怀念羊水一样怀念雪。

宇宙膨胀自一粒雪。

人类堆积自一粒雪。

“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

我答：“我从雪里来，我往雪里去。”

雪是我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是我的秘密通道，是我穿梭时日的咒语。只要听到“雪”这个字，我的脚就已经踩上了村子的土地。我的眼睛就看到：雪落了，雪停了，村子不见了。直到一个身影推开家门，走到雪地里去。

二

那个身影是父亲。

他在赶雪——在雪中恢复出一条人的路。

这条雪路从我家门口出发，左拐两次，一直通向奶奶家的草房子。路不宽不窄，刚好容得下奶奶的一双小脚，悠游地踱步。

有时从大伯和三叔家也会有两条出发的雪路，三条路最终在奶奶的门口汇合。

其他人也在赶雪。他们是一些健壮的儿子、女儿。他们赶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也居住在这个村子里。

他们还是一些勤快的爸爸、

妈妈。他们孩子上学的路，就藏在他们那双握紧木锨的大手里。

邻居家住着一双老人。他们住在村西头的女儿，天还未亮就在村子里赶出了第一条小路。这是一条曲折蜿蜒、惠及万家的长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门口，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小巷，一直从村西头赶到了村东头。

早上有一群孩子要去学校。他们还没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爸妈已经翻山越岭，用男人和女人的力气，赶出了一条稳固的长路，连通了孩子的卧室和课堂。

就这样，每个儿子和女儿为自己的父母赶出一条路，每个爸爸和妈妈为自己的孩子赶出一条路，村子的路就通了。

道路显形，山谷才重新落回人类手中，历史才重新走动。

### 三

有了一条不宽不窄的雪路，奶奶的生活便和我家的生活打通了。

有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他抖落木头上的积雪，将斧刃对准树的身体。等他结束斧头和木头的战役，回到屋中，奶奶已经坐在火炉旁边，烤热了脸颊。

他就会问：“娘，你什么时候来的？”

奶奶就说：“刚才。”

有时，母亲正在厨房包饺子。她的额头和耳朵时不时冻得一痒，面粉就跑到了她的额头和耳朵上。等她摘下围裙，准备歇一歇的时候，奶奶已经坐在小石臼旁边，捣好了一碗蒜。

母亲问：“娘，你什么时候来的？”

奶奶说：“刚才。”

我常常在卧室里看书或者玩游戏入了迷。等我从虚幻中脱身，会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老人，守在我身旁已经很久。久到我疑心，她根本从一开始就在这儿。从世界的一开始。

就像天空一开始就在，群山一开始就在，雪一开始就在。

奶奶也一样。

所以我不惊奇，不疑惑。我陈述：“来了，奶奶。”

### 四

因为雪中的路，奶奶忽然便来了。我们和奶奶汇为一体。

同样，因为雪中的路，村子的人汇为一体。汇为一体意味着：不必打招呼，一个人就来到了你的身边；不必喊你的名字，一个人就进入了你的生活。

是道路连通了我们。

是雪发明了道路。

这次胶东的大雪，依然纯粹、广阔，覆盖一切。

但父亲不必再为奶奶赶出

一条曲折的雪路。他将家门口清扫干净，就可以歇息了。

奶奶留下的遗物里，有3条崭新的红毛巾。母亲留下一条，伯母留下一条，婶子留下一条。奶奶积攒了一辈子的色彩，就这样不偏不倚地进入了我们三个家庭。

但存放在我们三个家庭里的三条雪路，已经没有理由再出发。

邻居家的一双老人，一个仙逝，一个随儿女搬走。醒得再早，也不会再见到那条从西伸展到东的长路。

一个人离开，一个屋子空掉，一条雪路就关闭了。很快，村子的路就断了。

在所有的方向上，将只有雪。

### 五

然而，在人的心里，事情是相反的。

村子里断掉一条路，我的心里就长出一条路。

雪中，我的心里不荒凉，甚至有些拥挤。那些废弃的路，正从我的此时此刻出发，朝所有的方向延伸出去。

“你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我听到奶奶问。

“我从雪里来啊，奶奶，我往你那儿去。”



文 | 刘水清

深秋了，黄叶飘得满街都是，入夜，村里来了修风匣的、修瓦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那时的农村，如果没有匠人走来动去，就如同机器缺了个铆钉，无法正常运转。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铜锅、铜盆、铜瓦罐，东西都是旧的好，修好了，又能用上几年，日子得算计着过。旧人、旧事、旧朋友，人们对“旧”有感情。

自古“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瓦罐不小心打

碎了，奶奶说，放在那里，等“箍漏”来。箍漏也是匠，与木匠、瓦匠一样，是缝缝补补的匠，是生产力落后时农村里不可多得的能工巧匠。当然，修风匣的也是匠。匠人吃香。

风匣是什么？风匣就是鼓风的机器。可这风匣与别的机器不一样，它浑身没有丁点儿金属，全是木头的，仅里面的送风塞子上粘了一圈鸡毛。这塞子随拉杆移动，宛如机器上的活塞，用于压缩气体。至于鸡毛则是活塞环，起密封作用。俗话说“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讲得也是这个意思。

村里家家都用风匣，于是乎到了晚上，“呱嗒呱嗒”的风匣声，就从一条胡同传到另一条胡同，炊烟袅袅，锅碗瓢盆齐响。拉风匣的“呱嗒”声很诱人，也很古典。

傍晚，父亲从山里回家吃晚饭，奶奶往大铁锅里烩玉米饼子，我给奶奶拉风匣，风通过一根细管送到灶下，又翻上来，吹得柴火呼呼冒烟火，噼啪直响。锅里泛着水花，玉米饼子贴在锅沿上，火急了，就焦糊了；火慢了，温度上不来，饼子就往下出溜，掉进沸腾的水里就糟了，晚饭就吃不成了，一锅的玉米糊糊，咋整？可若烩出来焦黄通透的硕大的玉米饼子，那就不同了，大人在海里或山上干活累了，

吃了就真管用，那是硬饭，干活的人喜吃硬饭，不吃软饭。软饭不顶用。

烩玉米饼子时，用的是急火，风匣被我拉得呼呼直响，饼子就死心塌地地贴在锅上，再也不能出溜下去。

## 二

风匣是给炉灶送风、送氧的，每家每户都有，它与海上的风帆一样，是工匠时代古典主义的做派，是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就在使用的木制机械。这机械一个榫一个卯，都是木头的，看起来木讷，拉起来却能演奏“晚炊”进行曲。由榫和卯组装成的器具，密封性极强。木头与金属比起来，硬度不够，使用寿命亦短，对风匣来讲，差不多隔两年，就要换一把鸡毛；隔个五年六载，就要换两条拉杆。于是，风匣匠应运而生。

那时每逢过年，家家都杀鸡，杀了鸡，拔下的鸡毛放在网兜里，翌年冬天来了风匣匠，就可用来修补风匣。

我们那里的风匣匠，是从邻县莱西来的，那里没有海，比我们都穷。秋收过后，他们就沿街吆喝，“修风匣了——修风匣了——”长腔大调，我们叫它“莱西腔”。

修一次风匣，工时费也就一两块钱，当然如要换拉杆和风

门，那钱就多了。

风匣匠在村里的饲养园里住下。奶奶说：“你去叫他们来咱家吃饭吧，这大老黑的，肯定还没有吃饭呢！”

那时候，我就喜欢我家里来生人，来者都是客，是客必管饭，管饭必吃好饭，吃好饭可填饱我望眼欲穿的口腹之欲。所以，我闻言，撒欢地向饲养园跑去。只见两个黑不溜秋的人坐在炕沿边。饲养园老头儿说：“来叫吃饭了？”

他们两个面面相觑，脸木木的、黑黑的。然后，他们黑灯瞎火地跟着我来我家吃饭了，吃得理直气壮。

奶奶做的晚饭极为简单，半锅米饭，白白的、娇娇的，骄傲自满地飘着诱人的香气。一大黑泥碟鲑鲙鱼，一大海碗蒜拌眉豆，全都是原生态的。父亲将客人让上炕，再放上桌子。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殷勤，赶快拿上筷子，直瞅着桌子，再看着锅里。奶奶给他们盛的米饭都冒尖了，每挖一碗，都像在挖我的心头肉，我肚里咕咕直叫：三年不知肉滋味，馋呀。

他们本是道貌岸然地坐在炕上，一开吃却狼吞虎咽，原形毕露。我和奶奶站在灶下，只有父亲坐在炕上陪他们。父亲不会喝酒，两个客人也就喝了一小盅酒。

然而白米饭，一碗碗地下去好多，能看见锅底了。尽管这样，奶奶也不舍得给我盛一碗，哪怕一小碗。这是我家的规矩，奶奶总是说，先尽着客人，先尽着客人。

只听到风卷残云的吃饭声，不闻一丁点儿说话声。

终于听到父亲的一句：“吃中了？”“中了。”闷声闷气，这才听到放下筷子的声音，接着听到倒水声，门是关着的，里面窸窣窸窣。

我心急得拿眼直瞟锅底，黑锅底的米粒，粒粒都透着诱人的光。过一会儿，总算冒出了莱西腔：“让孩子和老人上来吃吧？”父亲说：“不急的，再喝会儿水。晚上你们也干不了什么，喝会儿水。”

门这才开了一条缝，漏出了熹微的一抹光，可能在摸索着穿鞋。下炕了？

两条黑黑的汉子从局促的门洞里低头钻出，依旧操着浓浓的莱西腔说：“大娘，你和孩子上炕吃饭吧，这瞎黑了，饿坏了。”

奶奶只是笑，连声说：“不饿，不饿，你们可吃中了，不知这饭咋样？”

一个打着悠长的饱嗝说：“好的——好的——太好了——”另一个说：“好久没吃这么一顿饱饭了。”

奶奶撇撇嘴，说：“撇家舍

业的，可饿坏了两个大孩子，吃中就好。”

都一把胡子的人了，奶奶也叫他们“孩子”？奶奶把天下耍手艺的人都当成了自家的“孩子”，奶奶心善呢。

### 三

两位匠人顺手拆下风匣，深一脚浅一脚，向饲养园去了，父亲也拿上鸡毛跟去。

我和奶奶这才来到炕上，看桌上的大盘子里，只剩一块鲇鱼头和一节鲇鱼尾，头尾藕断丝连，依依不舍。至于那大海碗里的蒜拌眉豆倒还剩了个碗底，还算客气，也够我和奶奶享用的了。

米饭尽管剩了个锅底，但我和奶奶饭量都小，能吃饱的。

把耍手艺的匠人当座上客，是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宁可自己饿肚子也在所不惜。耍手艺的人都喜欢来我们这里，有米饭吃，来了不舍得走，殊不知那米饭我们平日不舍得吃，是专门用来款待他们的。

饲养员把汽灯挂上，两位工匠在搁农具的小屋里鼓捣开了，他们很娴熟地将风匣顶部的盖板抽出，风匣的内部就豁然开朗，上下两条拉杆纤细光亮，闪着过日子的圆润。一位师傅用手捏了捏，说：

“还行，打打蜡，还能用上两年。”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侧的肋板抽出，对父亲说：“你看，塞子上的鸡毛都用光了，换了吧？”父亲就把网兜里的鸡毛递给他们，这是我家芦花大公鸡的羽毛，轻暖肥美。一位师傅拿出细细的麻绳，将麻绳穿进大杠子针鼻孔里，先用牙叼着。残存的鸡毛早被另一位师傅择净了，塞子上的针眼全裸露了出来，这师傅就像奶奶一针一线补衣服一样，将鸡毛用麻绳密密缝了，缝得严丝合缝，丝丝入扣，操着莱西腔说：“家去，告诉老奶奶，风匣刚拉起来可能涩点儿，过一阵子就好了。”一切拾掇停当，父亲拿出两块钱给他们，他们推让了一下，也就接了。❖

图 | 刘擦擦

## 越笨越聪明

文 | 王伟

毛腿沙鸡是一种体形大小与鸽子相仿的飞鸟，栖息于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中国吉林的荒漠、半荒漠地区的广大区域，通常成群结队贴地飞行，以觅食植物种子、浆果和嫩叶为主。

每年4月至7月是沙腿毛鸡的繁殖季，亲鸟会产卵2~4枚，孵化期为22~27天。雏鸟孵化出壳后，还需要经过数周时间哺育才能展翅飞翔，在此期间不能自行寻找食物和水。

荒漠中最珍贵的不是食物，而是水。每到清晨和黄昏时分，毛腿沙鸡会长途飞行到水源地喝水，雄鸟还要担负给雏鸟取水的任务。雄鸟走进水塘，一边低头连续喝水，一边将腹羽浸没在水里，自己喝完水后立即振翅飞回巢穴。雏鸟争先恐后围拢过来，雄鸟张开翅膀站立，雏鸟用喙左右扫动挤压雄鸟湿润的腹羽，汲取其中的水分，整个过程可以持续15分钟，样子很像哺乳动物幼崽喝奶。

可是，毛腿沙鸡如此费时费力地取水，能给雏鸟带回多少水分呢？

其实，鸟的羽毛由中间的羽轴和两侧分支状的羽枝组成，在羽枝之间又分生出很多纤细的羽小枝。跟其他鸟不同，毛腿沙鸡腹羽的羽小枝基部呈螺旋状，在干燥状态下，相邻的羽小枝互相缠绕在一起。遇到水之



后，卷曲的羽小枝便会吸水展开，沿着羽片垂直的方向舒展，纤细而致密的羽小枝紧密排列，形成一道蓄水层，彼此之间只留有微小的缝隙，如同细细的玻璃管，在毛细作用的原理下，水分便被保存在羽小枝间隙中。同时，羽小枝顶端还生有毛刺一样的微小附属结构，遇水同样会舒展开来，像清晨树枝上挂着的露珠一样，辅助留存细小的水珠，尽可能将更多的水蓄积在羽毛中。然而，纵使有如此精致的构造，雄鸟平均每次只能带回20毫升的水，还不及2汤勺的量度，但对口渴难耐的雏鸟至关重要。雄鸟每天要往返巢穴和水源地3~5次，才能给雏鸟解渴。再度取水之前，雄鸟会在沙土上用力摩擦腹部羽毛，让其尽快干燥，恢复吸水的能力。

从物竞天择的进化角度来看，毛腿沙鸡的取水方式很笨、很低效，是不符合生物进化规律的，似乎它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身体形态构造，或是改变行为方式来提高取水效率。

可是，毛腿沙鸡的食道并没有演化出类似它的远亲——鸽子嗉囊，不能像其他鸟类那样汲取更多的水回来用嘴反哺雏鸟，却可以通过浸透腹羽，大大缩短亲鸟暴露在天敌面前的喝水时间。在水源地附近筑巢虽然简便，但无异于火中取栗，因为荒漠中水

源地很少，掠食动物往往守候于此，成鸟遇到危险可以飞走，雏鸟和鸟蛋只能坐以待毙。所以，毛腿沙鸡的巢穴一般距离水源地10公里以上。

碰到湿羽取水的毛腿沙鸡，掠食动物几乎一点儿招数也没有，“守株待兔”很难见效，主动出击又如同大海捞针。如此，起源于600万年前的毛腿沙鸡开枝散叶，反而成了广袤荒漠中数量最多的鸟类。一个多世纪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探险时，曾目睹上万只毛腿沙鸡飞过，遮天蔽日。而当初与毛腿沙鸡一起并存于世的乳齿象、巨獭、古猿不是力大无穷，就是体形硕大，无疑是同时期的佼佼者，但再怎么厉害，都扛不住沧海桑田，它们早早地灭绝了。

动物也好，人类也罢，先输才有后胜，积小胜方为大胜。最聪明的，不见得是四两拨千斤的取巧，更多的是稳稳当当地守拙。越笨越聪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二木小六

# 文武双全的「宝藏女孩」

## 周嘉鹰：



■ 周嘉鹰，女，1995年10月4日出生，中国女子冰球运动员，司职守门员

周嘉鹰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17岁时提前修完学分，跳级进入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成为华尔街的职场精英，在投行做基金分析师，可谓头脑发达，履历耀眼。

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小姑娘，爱好却不同寻常。周嘉鹰最喜欢穿戴上威武壮硕的装备，当冰球赛场上的“门神”。在华尔街工作2年后，当机会到来，她毅然转行去当了职业冰球守门员。

两条赛道，两种未来，能文能武，进可攻退可守，周嘉鹰是十足的“宝藏女孩”。

冬奥会的赛场上，周嘉鹰

被誉为“中国风”门将——她戴着龙纹护膝、虎头头盔，用出色的表现，一再掀起激昂的燃点。2022年2月6日这一天，伴随着周嘉鹰成功挡住日本队最后一记点球时刻到来的不仅是中国队本场的胜利，还有一个尴尬记录的破除——在此之前，中国女子冰球“13年对阵日本不胜”。

2:1的胜绩得来不易。世界排名中，日本女子冰球队多年来遥遥领先，中国队的这场胜利可谓爆了“冷门”。在这场创下奇迹的对决中，周嘉鹰功不可没。日本队射门33次，有32次被周嘉鹰成功扑救，点球大战时，她

更是连续5次将点球扑出。日本队队长说起这场比赛时，也提到中国队的门将非常强，表现非常好。

投身竞技场的代价，外行人看到的是无尽的伤病辛苦，内行人感受到的，或许只有沉浸其中的热爱。其实，为了这一天，她已努力了很多年。5岁起，周嘉鹰就已开始上冰训练。

周嘉鹰的母亲是杭州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曾效力于西交大篮球队；她的父亲是加拿大人，也曾是冰球门将；她还有个哥哥叫周家雄，也是专业冰球运动员，效力于哈佛大学冰球队。母亲给两个孩子取的名字相互

呼应，合起来便是“雄鹰”。

周嘉鹰很小的时候就看着哥哥打冰球，跃跃欲试，而她自己站上冰球场的那一天也很快到来。当周嘉鹰第一次缠着母亲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护具时，母亲虽也犹豫，但架不住女儿恳切的眼神，还是答应了。

想要翱翔于体育竞技天空，需要强劲有力的双翅，一切都靠磨砺。体育专业出身的父母比任何人都懂其中滋味，但他们更懂追梦的意义和渴望。

周嘉鹰至今还记得，母亲答应为她买下护具的那一刻，自己有多么快乐，只是这条路着实不好走。打冰球的女生太少，想训练，想打比赛，都只能和男生们一起，要付出多少努力可想而知。但周嘉鹰坚持下来了，她在哥哥所在的男队做了10年守门员，队友们放心把球门交给她。

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她的平台一下子广阔起来。在校期间，周嘉鹰代表校队征战了NCAA（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的111场比赛，场均扑救率高达0.92，多次被评为“周选最佳门将”“月度最佳门将”，并连续4年入选藤校冰球联盟全明星阵容名单，还曾代表加拿大国家队夺得U18世锦赛冠军。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出了闪闪发光的花朵。

只是，女子冰球的职业化程度不高，2016年大学毕业后，周嘉鹰选择了华尔街。这是一条世人眼中体面又稳妥的人生路，冰球，继续当业余爱好就行了，但她不甘心。

所以，当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在2018年向她伸出橄榄枝，这个流淌着一半中国血脉的姑娘，迅速做了决断。在代表深圳征战职业联赛的4年里，周嘉鹰获得过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冠军和“最佳门将”称号。接下来，便是正式披上中国女子冰球队的球衣，出征冬奥会。“是冰球把我带回了祖国。”对周嘉鹰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

一切都像早就准备好的。在大学期间，周嘉鹰主动学习了中文。赛后接受采访时，她能用中文回答。虽然语速还显得“逐字逐句”，偶尔也会用错词，闹出点儿小笑话，但配上她开朗乐观的笑容，反而更让人感受到她的诚恳和可爱。

相比于一些冰球强国，中国冰球正处于“爬升”阶段，这使得这项运动短时间内很难像其他体育强项一样，享受夺冠的荣光，同时也更考验运动员的意志。

但周嘉鹰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

她说：“每一场比赛都非常激烈，每一个队伍都有赢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拼。”

体育就是要拼搏，团结协作，拼尽全力，永不言弃，她享受着忘我拼搏的每一刻。❖



# 轮渡

文一  
快乐盒饭



我们到渡口时，有一艘渡船正停在码头上等客。

轮渡站的布局和30年前差不多，但外观更漂亮，很多设备已升级换代。现在可以扫码进站了，票价是每人2元，自行车或电瓶车2.8元，摩托车4元。

我们走过栈桥，上了渡船。渡船比以前的宽大，有楼梯通向2楼。2楼是封闭式的客舱，有空调，三面都是大玻璃窗。客舱里一排排的座位整齐宽敞，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栈桥上有一个背双肩包的少年推着自行车匆匆走向渡船，我居高临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起了高中时代的自己。

读高中时，我住在浦东的东昌电影院附近，每天骑一辆28寸羚羊角赛车去上学。我的学校在浦西的半淞园路，靠近当时的江南造船厂。我每天一去一回要乘

2次轮渡，一到冬天，每天的通勤就让我犯愁。

加上乘轮渡的时间，我从家骑到学校要1个多小时。为了不迟到，我每天很早就出门。在冬季，我出门时天还没亮透。骑上赛车，身子压得很低，冷风从领口直往脖子里灌，胸口也凉飕飕的。我穿着厚衣服、裹着厚围巾出门，骑不了多久就会出汗，汗水浸湿棉毛衫的后背。于是我把围巾解开，把领口敞着散热，冷风乘虚而入。忽冷忽热的，那时我经常感冒咳嗽，且总也好不了。

上海流行过一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学习、购物、娱乐等设施大部分都在浦西。住在浦东的人过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过江的路面交通只有南浦大桥、打浦路隧

道和延安路隧道。这些桥隧只走汽车，用自行车和助动车通勤的人只能靠轮渡过江。为了满足上百万人的过江需求，那时黄浦江上有几十条轮渡线路，有些江段每隔一两公里就有渡口，渡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乘轮渡的人最怕遇到雾天，雾天轮渡停航，给通勤造成很大麻烦。如果是结结实实的大雾，人们也就死心了，都去改乘公交车；最尴尬的是不大不小的雾，你吃不准轮渡是否会停航。如果把车骑到渡口才发现停航了，那就被动了——不赶时间的人会等在渡口，等太阳出来雾就散了；但多数人会掉头想其他办法。有时雾是局部的，只有部分江段停航，有些人就会去其他渡口碰碰运气，说不定能从某个通航的渡口过江。

大雾天停航时，警察同志会



在大桥和隧道口拦车，让有空位的客车和轿车搭载过江的人。他们也会拦下空载的卡车，然后搭起坡道，让人们把自行车和助动车推到卡车上过江。我搭过这样的顺风车，一次是走延安路隧道，到了浦西隧道口，那里的警察推来坡道把我们放下来。另一次是过南浦大桥，我们站在敞篷卡车的车斗里，像行驶在白云上，四周一片白茫茫，完全看不

到桥下的江面。高耸的桥墩和一条条拉索如巨人的身躯和四肢，渐次从浓雾中现身，转眼又隐入后方。

“请乘客们耐心等待，目前江上往来船只较多，我们将稍后开船。”喇叭里传出船员的声音。我看了看表，我们已经等了15分钟，2楼客舱依然没有坐满，1楼的船舱还空着一半。现在黄浦江上下有16条隧道，12座桥，8条轨交线路，人们对轮渡的需求大幅减少。轮渡线路被缩减到17条，每天只有10万余人乘坐，其中还有不少是像我们这样来怀旧或观光的人。

现在，黄浦江上的水路交通依然繁忙，但往来船只的种类和当年大不一样。在被霓虹灯和广告牌装饰得花枝招展的浦江游览船上，游客们在船舱里聊天，或在甲板上晒着太阳，互相拍照。一条游艇从近处驶过，并排坐在驾驶座上的一个中年人和

一个大男孩大概是一对父子。远处的一艘巨轮拉响了汽笛，不久后，它如同一座移动的城镇，驶过我们的左舷。

与此同时，另一些船只驶过我的记忆，比如那些满载着煤、黄沙或石子的铁壳货船，它们有低矮简陋的驾驶舱，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你会担心稍有风浪它们就会进水，下沉。几十条这样的货船用缆绳首尾连成一列，渡船为了等这样的船队通过，要在江心停很久。

我们的渡船终于开了，它像个灵巧的胖子，多向推进力让它可以原地打转或侧向平移。30年前的渡船就很灵活，现在的渡船比当年更胜一筹。我们先顺流绕了一个大弯，避开一些船只后加速驶向对岸。乘客们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江面和两岸的景色，正午的阳光给一切抹上一层明媚的光彩，陆家嘴的建筑群在阳光下亮得耀眼。

渡轮在接近对岸时转了个身，在逆流中靠向码头。不知现在的渡船上是否还有2个船员分别站在船头和船尾，套圈似的，将胳膊粗的白色缆绳抛向码头上的钢铁缆桩。

我们下到1楼和其他乘客一起上岸。跟着大家，沿通道往外走的时候，有一刻我恍惚了一下，似乎又看到了那个背着双肩包、推着自行车的少年。◇



■ 黄浦江轮渡上的游客

文  
—  
李  
丹  
崖

## 春风推拿谁家院

春风若有形，该是什么样子？

该是一副手掌吗？拂过山峦和江河，摸过草木的头顶，连土壤里冬眠的蛙群和草籽也都唤醒。一缕风，又一缕风，“东风便试新刀尺，万叶千花一手裁”，这样的诗句似乎把春风说得太犀利了；一阵风，又一阵风，“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这样的诗句又把春风说得像是酵母；一抹风，又一抹风，“卷帘亭馆酣酣日，放杖溪山款款风”，这样的诗句又把春风说得太过慵懒……我还是觉得，春风殷勤，至少是勤快的，春风双手挠开冰河，挠痒了枝头，禁不住痒的草木噗嗤一笑，万花盛放，春就这样铺排开来。

吹面不寒的春风，总让人想起在苏州的一处古民居中留宿的日子，院子里，主人在翻耕她的花园，她在用纤纤玉手让那些土壤喧腾起来，说是让更多的春风融进去，这样的土壤才能更大面积接触春天的气息，不至于板结。我觉得，她这也是给土地按摩。

是的，刚刚落了一夜的雨，院子里太湖石上的青苔油绿绿的，只此青绿，一石胜过千里江山。玉兰花开得正好，主人采了几片玉兰花，拌了面粉，做油炸玉兰片，香酥可口，有花香，吃了几片，喜不自禁，有春风掠过舌尖的酥痒感，很是惬意，再配以春天里头一盏碧螺春来喝，真是人间值得。

在徽州的一处茶园里，喝茶，看山岗上油绿绿的茶树，主人用慢火新焙的绿茶款待我，他说的那句话我至今记得，他说：“茶之好，一是在水，二是在土，三是在风。”和风有什么关系？我很是纳闷。他笑曰：“我们当地人认为，这一季茶的滋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风是否轻柔适中，春风温柔，已经在茶树枝头把茶的叶子事先炒制了一遍，这是不见烟火的炒制，在一定程度上，比在锅内炒的那一遭还要重要。这一‘炒’，决定的是茶吸纳的春日气息……”我觉得这话可信，春风的一缕缕吹拂，好似唤醒了一叶叶茶的香，而后，慢火新焙，只不过是增香罢了。

在院子里看书，困了，就把书放在茶几上，春风吹来，把书页翻得哗啦作响。春风不识字吗？我觉得它最识字，等闲识得东风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不是东风，又何必以文盲之心度大儒之腹？我有个习惯，一觉醒来，春风把书翻到第几页，我就接着读，略过的那几页，春风方才已经在梦里告知我，春风入我梦。

在故乡的老街深处闲逛，在一处老院子门前发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院内有推拿”。走进一看，一树桃花开得正艳，桃树下，是一对盲人夫妻，在帮人推拿着腰肩，两人在干活的时候，脸上是绽放着笑的，也像他们头顶的那树桃花。◇

你是我写给春天的一封信

熬过寒风凛冽的冬季，  
经过早春播种的时节，  
你心里的蓬勃生机是否已经蓄势待发？  
在这个春日，  
让我们与“小鲜肉”一起，  
一头撞进这场植物和色彩在微风里撒欢的明媚旅程。

读者文创手绘水彩多肉植物笔记本正在热销中……



广告



了解更多及订购请扫一扫





## 地狱里的希望

[加]丹·波托洛蒂 著

类型：纪实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2月

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主义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始终秉持半个世纪前创立时的精神——在人类无休止的灾难中帮助世界各个角落被遗忘的人。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努力使人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记者丹·波托洛蒂深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平实地报道了人道主义组织面对的各种现象与议题，并通过采访在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等，揭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时时面临却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类苦楚与丑陋真相，展现了他们的救援工作、遭遇的挫折与危机。

撰文一穆雷

## 一间中国的房间

蔡小容 著

类型：随笔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



作者从连环画出发，像历史文献考据一般，在经典名著与连环画中寻找互相印证之处。以小见大，条分缕析，洋洋洒洒，将其中的各种玄妙与有趣一一展现给读者。从《儒林外史》的屋舍、门户、窗栏、舟船到《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小摆件，每一类都以小窥大，书与小画结合，带我们重新领略经典之妙趣。

## 地址的故事

[美]戴尔德丽·马斯克 著

类型：社会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2年1月



街道地址有什么用？除了保证邮件准确投递，或者旅者不会迷路之外，地址在历史上还扮演过更深刻、更复杂的角色：比如，便于征税和征兵，或者利用房屋编号查明一次流行病的来源和传播路线……《地址的故事》是一部经过深入研究的作品，它揭示了我们以看似平凡的方式为街道命名、为房屋和建筑物编号背后令人惊讶的历史和意义。

## 你的苦痛，与我相关

陈妙玲 著

类型：随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本书是一本充满温度的医患故事案例集。作者是一位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全科医生，无论是居民慢性病管理，还是应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处在工作的第一线。通过亲身经历，作者从叙事医学的角度出发，用“平行病历”的方式，书写医患之间的故事。在医院里，她看到即便是在最悲伤绝望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也仍在闪耀。

## 特别推荐：一个英雄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主演：阿米尔·扎迪迪等

伊朗名导阿斯哈·法哈蒂不断地将镜头聚焦在人的道德困境上。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名15秒”，流言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真相又如何扩散与传播？我们到底能相信什么？本片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发问。意味深长的是，阿斯哈·法哈蒂的主人公远非道德上的完人，却又偏执地追寻旁人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自尊，而这是无力自保的人们能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 一种关注： 薇琪的秘密

导演：丹尼斯·安贝尔

主演：莎娜·凯尔樊尚·埃尔巴兹

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小女孩薇琪随父亲搬进风光宜人的比利牛斯山中，意外与一只小狼相遇，从而生发出一段动人的友谊，也渐渐打开了她因为母亲去世而封闭的心。在这部温馨的疗愈小品中，导演关注到一个特别的议题：随着人的领域在全球不断扩大，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越缩越小，如何共存考验着人的智慧。也许正像片中展现的那样，爱是唯一答案。

## 音乐：老不休

表演者：赵传

60岁的赵传，以“老不休”命名自己的第十四张普通话专辑，意味明显。出道33年，他期许自己的人生从60岁再开始，要学国际上一些著名歌手摇滚到老。这张新专辑从筹备、创作到录音制作历时两年，实属难能可贵。不过刻意求新求变，仍然又吼又喊，虽说表面上热力不减，玩到疯癫，却终归带一些尴尬及少许无奈。



撰文  
阿阿

## 斐济不NG



文 | 葱花薄荷

我和朋友在斐济创办了一家旅游公司。2021年8月，马库阿塔省省长邀请我们去马库阿塔拍摄宣传片，目的是给受到疫情重创的斐济旅游业带来一丝活力。收到邀请函，我们非常开心。

2021年八九月份的疫情使全球进入“平静的低谷期”，我们租借了摄影器材，又找来两位专业摄影人士，还专门准备了几份不同的视频脚本，一行8人飞往斐济，打算围绕着蓝色岛屿的风土人情大做文章。

来到澳大利亚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斐济，自然对当地热情好客的风俗不陌生。因为有政府出面，从海上渔民到原始村落，当地民众都很支持我们，积极配合，尽可能展现出原汁原味的斐济风貌，这也是我们视频的一大卖点。

制订的宣传策划里有一个

游学项目，因此在拍摄后期，我们要到首府拉巴萨的一所小学，拍摄一些校园素材。可是我内心存有一丝担心。

在数次来斐济的行程中，有好几次都和学校打过交道，对斐济的学生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孩子们不怕老师，当然也没那么容易听我们的话，所以怎么才能按我们的要求拍好校园宣传片，这是我在前几天拍摄中一直考虑的问题。从我们刚到校园里取景的那一刻，教室窗口就挤满了人头，各个教室的门口也站着老师，没有谁安心听课，也没有谁安心讲课。

很多斐济的小孩都光着脚。和澳大利亚人喜欢光脚不一样，斐济的孩子们光脚是因为不舍得穿拖鞋，一双双磨出茧的脚在学校里跑来跑去。我们的宣传片主要投放在东亚地区，东亚国家的学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如

果我们拍摄的学生乱成一团，那么这个宣传片对目标人群只能起到百分之百的“劝退”效果。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事先就向校长说清楚，我们想要在视频中展现良好的课堂纪律，想让看到宣传片的东亚家长相信，来到这里的孩子能够在全英文的环境里学到真东西，让他们能够放心地把孩子送过来。简单来说，便是需要老师和学生配合我们“摆拍”。为了讨好学生，第一天我们从校外买来了雪糕、饮料和瓜果，还专门租了一个冰柜储存这些东西。听到不用上课还有好吃的，学生们都很乐意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原计划制作时长为2.5分钟的包含数学、科学、生物和体育课的视频交给政府，同时也挂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拍视频前，我和朋友化身临时老师，来到讲台上，对着一群闹腾的小孩

儿，从“老师来了要起立，上课时  
要端坐，有问题的时候要举手”  
等规矩，事无巨细地教起来。教  
完学生后，又给老师示范如何写  
好漂亮的板书、如何维持好课堂  
纪律、如何表现出慈爱的眼神。  
说白了，其实想展现出一个斐济  
版的“东亚课堂”。

可是在正宗的斐济课堂里，  
我们刚开始拍摄就遭遇了“开门  
黑”。上课铃毕，老师没来，学  
生也没来，在一旁陪我们的校长  
一脸自豪，乐呵呵地说：“别慌，  
这就是斐济时间。”急得摄影师  
在旁边跺脚。

近乎一整个下午的排练，  
除了在橄榄球课上的一次成功  
之外，包括数学、生物和科学课  
的拍摄任务全都失败，试了几个  
班，效果都如此：视频里的老师  
勉强能够“一本正经”，可是学  
生要么太死板，盯着黑板发呆；  
要么太调皮，抬头的时候，眼神  
不停地往镜头看。总之，作为观  
众，我们很容易从视频里看出学  
生没有认真听课。

“简简单单的事情，怎么对  
他们来说就行不通呢？装模作  
样听3分钟课有这么难吗？”同  
行几人一边抱怨，一边嘱咐那  
几个“穿帮”的孩子注意事项，  
可是下一次拍摄，又换成其他  
学生“穿帮”了。

我把电脑转了一个方向，让  
学生们看视频里的自己。但他们

都很羞涩，扫一眼就跑掉，拉  
都拉不住。

我们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  
可再怎么“教训”那群小孩儿，  
他们还是用嬉皮笑脸来回应，  
仿佛是一群执行代码输入错误  
的机器人。

但我突然觉得，他们这群  
“小机器人”更像是具有最真  
天性的小精灵。“如果不按照  
我们定下的模式拍，而是拍下  
他们真实的样子呢？”我脱口  
而出。

“那拍他们有什么用？”

“先看看效果吧！”

我们请校长将他们带到操  
场，悄悄地在教室一角装上了  
摄像机，几乎称得上是隐蔽拍  
摄。他们回到教室后继续上科  
学课，我们和校长就在教室门  
口听里面的声音：桌椅发出仿  
佛要散架的“吱扭”声、突然  
发出的大叫、吵闹的说话声……  
教室就像是煮沸的锅。好家伙，  
若是在国内，这就是不折不扣  
的“放牛班”。

下课后，我们在电脑上回  
看素材，视频里，没有学生发  
呆，也没有学生盯着镜头，虽  
然仍然是无比活泼，有些小孩  
甚至跑到讲台上和老师说话，  
但一个完整、真实的斐济课堂  
被记录下来了。就像在斐济随  
便一拍都是一张风景海报，这  
个视频随便一截，都可以当作  
最生动的宣传素材。

孩子们发现被“偷拍”后，  
主动围在电脑旁边，想看自己

视频里的样子。也难怪，这才  
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放开了  
后，他们甚至要求继续拍他们  
的下节课。

既然效果不错，我们也懒  
得再去别的教室了，告诉他们  
本色出演就好，这下他们都没  
有负担了。我们悄悄地坐在教  
室最后面，虽然课堂乱糟糟的，  
可是每个人都能够尽情释放自  
己，在这种氛围里，他们大声  
用英语交谈，这才是他们学习  
英语的方式。这样的纯真比任  
何剧本都要好。

要放学的时候，每个学生  
自发到摄像头下面做鬼脸，他  
们有的调皮，有的害羞，但无  
一例外都露出最真诚的表情，  
那个镜头也成了我们这个宣传  
片的彩蛋。

当我们准备铺天盖地造势、  
进行宣传的时候，新冠疫情再  
次反复，不只是我们在斐济的  
公司运转停滞，整座小岛也陷  
入了悲伤。可是我对岛上的人  
完全不担心，无论面对什么困  
难，他们都拥有天真、活泼的  
心态和性格，这是抵抗疫情最  
好的武器，唯一的遗憾是下次  
见面的时候又不知何时了。

在宣传片里，我请同事修  
改了一个字，将“在斐济，快  
乐地学英语”变成“在斐济，  
快乐地说英语”。

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斐  
济。💎

# 人生啊，缓缓行来，容得花开

文 | 叶倾城

每天我都会在附近大学的操场上散步——快走当跑嘛。这里有许多锻炼者，有半身不遂、整个人哆哆嗦嗦但风雨不辍的老人，也有年轻健美、如一棵棵小树的学生。

有一天遇到一位教练在带一群准备体育高考的孩子。一个女生一马当先跑了出去，跑了一圈，计时1分半，教练很诧异：“这么快？”

快还不好？不就是越快越好吗？

我再走过一圈，女生已经跑完，瘫软在草地上，喘成一团，呼吸急促得近乎要呕出心肝，教练说：“4分02——跑400米和800米是不同的。”

学生们聚拢过来，教练说：“如果跑400米，直接火力全开，跑就完了。当然了，更高水准的运动员也会分出层次来，每50米的速度都不一样。但跑800米，你从一开始就要分配好体力。你要考虑到，你的爆发力、肺活量都是有限的，你在第一圈耗尽力气了，之后就没得用了。所以一定要悠着点儿，要保持呼吸均匀。”

有学生问：“教练，那跑马拉松也这样吗？”

教练说：“你们觉得，跑马拉松需要什么？”

这题学生们会呀，异口同声：“坚持。”

教练被他们逗笑了：“跑个800米就累成这样，怎么跑完马拉松？腿还有力气吗？心肺功能跟得上吗？马拉松更讲节奏，更讲体力和精力的分配。不是一个‘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信念就能完成的。”

一个学生说：“对，我跑800米就是这样。心里特别想跑，但我的腿就是没劲了。”

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差点儿想插一嘴：“其实，学习，或者人生也是如此。有时候，靠的不完全是坚持，更不是稍纵即逝的热情，而是一种从容、一种节

奏、一种均匀的呼吸。”

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优哉游哉地玩过青春期的孩子，到了高三，突然“睡醒”，惊觉有那么多未知的功课，而高考迫在眉睫，于是给自己做了非常紧凑的时间表，每天只睡4个小时。晚上少睡容易，白天还想保持清醒就难了，掐自己、拧自己、骂自己，强迫自己状态满满——上课光演这出内心戏了，老师讲什么全没听见。多则十几天，少则几天，崩溃了。

也有另一种情况：突然接触到一门新的课程、新的技艺，无论是学习尤克里里还是化学，都像阿里巴巴突然进了山洞，迫不及待地要在短时间内把财宝搜刮干净。车上、枕头上、马桶上，想它、练它、念着它，以为能一蹴而就，但奇怪的是，渐渐地有些恶心，甚至一眼都不想看它了。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有一句话：刚不可久。

越是上来势不可挡，越是容易在起初的瞬间用完所有能量与热情。

所以，每一次我都对孩子们说：“慢一点儿，耐心一点儿，哪怕时间不多，也不要让焦虑感推着你踉跄前行；哪怕真是一生至爱，也要缓缓行来，容得花开。”

人生总有需要拼命的时刻，但，怎么拼？如何在拼之前养精蓄锐？如何让你的速度与激情供给得了你的目标？

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从容比争分夺秒重要，成功之地需要用最适宜的节奏，稳步抵达。◆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